

## 彩云归

曹 洁

多年前正月初六清晨，坐在炕棱边儿，我等着彩云给自己梳小辫。

彩云大我十多岁，论辈分却是侄女，她以女儿之柔情，护我周全。

童年乃至少年，我一直生活在养育我的村庄：清涧县郝家塬乡高里寺村。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像一座城堡。学校老戏台屋檐下，挂一口老钟，铸于康熙十三年。铭文记，高里寺村原本曹、薛、董、李四姓聚居，曹氏为庄主，后来其他三姓族人不知去向，只留曹姓一脉。

彩云姓李，她本不是高里寺的女儿，却喝园子湾甜井水长大。十八岁的彩云，很美，白净，端庄，眼睛毛闪闪的。她能歌善舞，擅长编导，每年正月闹秧歌，她就是总导演，设计节目、安排人员、分组排练，样样在行。彩云如一道光，她是村庄和村庄子民的福气。

与彩云配合默契的年轻伞头，干净帅气，高大英武。他是学校的数学教师，却博通古今，打彩门、引场子、排门子、转九曲，不论哪种场合，他都能以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等即兴编唱，既歌亦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天人合一的完美化身：一把花伞为天，一支虎铮在手，头顶苍天，脚踏大地，尽情表达虔敬和喜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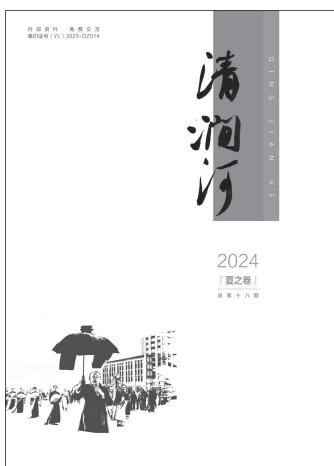
老人们说，这对金童玉女就是上天派来人间闹秧歌的。

二十三岁，彩云初嫁，做了高里寺曹氏族人的媳妇。春夏之交，晨光清明，村路旁、打谷场、硷畔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送亲队伍异常庞大，除过家人，还有一支自发秧歌队。唢呐响彻云天，七十多岁的老伞头穿上鲜艳的秧歌服，领一队人马，送彩云出嫁。人群喧腾如水，彩云没着红装，一套青绿色短款西服，宛如一株荷。

多年之后，这场属于全村人的“彩云归”依然清晰如昨。

那年秋，高里寺女客回娘家，再见彩云，她依然眉清目秀。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高里寺女儿们，手把扇子，扭起秧歌。当年送彩云初嫁的老伞头不在了，扭秧歌的人也大多老了。彩云的伞头伴侣依然爽朗地笑，年年春来，一场又一场伞头秧歌，闹响清水河畔。

#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3-DZ014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4年6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  
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  
区文联、作协

## 小说走廊

- |     |        |     |
|-----|--------|-----|
| 004 | 一行二三事  | 秦 容 |
| 015 | 紫色的马奶奶 | 杨剑文 |
| 020 | 婚宴上的少年 | 秋子红 |

## 散文空间

- |     |           |     |
|-----|-----------|-----|
| 026 | 陕北新村      | 李嘉懿 |
| 031 | 包袱之美      | 王 馨 |
| 036 | 悠悠故乡情     | 刘斌武 |
| 039 | 永远的明烛     | 贺世国 |
| 043 | 文字记忆      | 王森刚 |
| 045 | 春到笔架山     | 张文彦 |
| 047 | 一树花开      | 刘治军 |
| 049 | 回忆父亲（外一篇） | 王爱林 |
| 055 | 一双布鞋      | 李 妍 |

## 诗歌手册

- |     |                  |     |
|-----|------------------|-----|
| 058 | 短诗十二首            | 空也静 |
| 061 | 清涧山水册页上的词语（组诗）   | 方 向 |
| 064 | 黑金的抒情（外四首）       | 张晓润 |
| 066 | 宽州之子（外二首）        | 石云霞 |
| 068 | 故乡，在包容我们（组诗）     | 杨 岸 |
| 070 | 仰望，夜空中的星辰大海（外四首） | 高洋斌 |
| 072 | 守望黄河（组诗）         | 绿 雪 |
| 074 | 塞上柳（外二首）         | 肖 峰 |
| 076 | 李晓光的诗（四首）        | 李晓光 |

# 目录

- 078 走进王家堡 杨海信  
080 时光浅唱（组诗） 景文瑞  
083 回乡感悟 马玲玲  
085 红尘（外二首） 常秀秀  
087 孩子，你慢些长（外一首） 王亚平  
089 小城 张伟伟

## 多娇清涧

- 090 陕北伞头秧歌的发展与艺术特点 曹宏信

## 演绎荟萃

- 097 承诺（道情小戏） 许艳  
101 急诊（独幕喜剧） 衣名晓伟

## 路遥研究

- 112 路遥的“英雄梦”依然不会过时 蒋肖斌

## 校园星座

- 114 美丽的吊兰 白瑾莹  
115 我毕竟走过 贺宇洁  
117 用青春描摹时代画卷 朱雨萌  
119 探寻生命之河的璀璨 吕娅彤

封面：陕北伞头秧歌 马小宁 摄

## 清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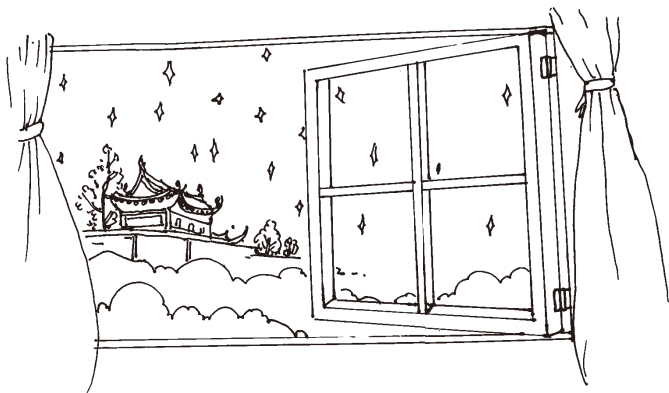
总顾问：孙利斌 贺敬  
顾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晨  
曹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编：张瑜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洁  
责任编辑：贺志勤 贺增文 许艳  
白林鹭 惠超笑 刘婷  
辛杰峰

封二封三：剪纸 / 黄建雄  
插图：秦小平

## 一行二三事

◇秦 客



“其实天下很多算术是不可解的，碰巧遇到的是一些可解的算题。”一行对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自言自语道。

长安城的城门早已关闭，除了亮灯的碉楼、敲锣巡夜打更的声音之外，整个城市陷入一片宁静的深夜中。对于一行来说，暮色终结了喧嚣不安的白天，带他走进一个辽阔、静谧的无际世界，这个黑色世界是他熟悉，甚至是令他亢奋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广袤的黑色夜海中，他才能进入快速的运算和思考中，偶尔也会不经意地咬几下右手的食指。

一行是一位对数字天生敏感的僧人，擅长算学，国子监算学馆的学子都不知道他的学问究竟深到何种程度。每每遇到棘手的算题时，他总是像一些天才的算学少年一样，咬咬右手的食指，片刻之后，就有了新的运算思路或结果。除了算术，作为密宗传人的他还精通五行、天文、历法、卜筮等杂学，掌握着诸多不被世人所知的神秘口诀。

开元年间，玄宗皇帝三次召见一行。前两次召见，一行得知消息后以云游的方式躲开了。第二次云游刚刚归来，第三道诏令又到了面前。面对皇帝连番的紧急召见，一行不得不在第三次召见时

奉命回到长安。

“天下大旱，法师可有求雨的法子？”这是玄宗见他时说的第一句话，直入正题。

时逢大旱，从洛阳到长安的路上，一行几乎见不到一片长势喜人的庄稼地，偶尔有零星的几块水田，靠的也是引渠灌溉，多数人工开凿的渠早已断流。晌午的太阳像大火球一般正火热地炙烤着这片土地，天空仿佛着了火一般，那带着燥热之气的蓝色天幕，流火一般倾泻下来。远处，空气在微微地颤动，如风在轻盈地舞蹈，变换着各种姿势。一行隐约看见，山田的庄稼因缺水而耷拉着萎靡不振的脑袋，叶片蜷缩着；路边耐旱的杨树和槐树上，零星地挂着黄叶，而大部分的叶片因时节和干旱早早地就飘零了。目睹这一路的旱情，一行心事重重。旱情已经成为此刻这片土地上最无情的灾难。他在出发前其实已算出召唤他所为何事，只是他没有想到玄宗见到他后会问得这么直截了当。

“求雨有求雨的法子。”一行胸有成竹地说。还没等玄宗问话，一行接着又说道：“如果能找到一件有竜形状的物件，就可以求雨。”

“朕这里最不缺有竜的物件，法师尽管去选。”玄宗当即吩咐宫人带着一

行到宫内各府库去查看。在宫人不注意时，一行会不自觉地咬一咬食指。他来时路上的确已算好了时间。宫人们找到了很多有竜的物件，正如玄宗所说，他这里不缺有竜的物件，金银铜铁瓷质的各种造型的竜类文玩、器皿不计其数。

一行对着这些看着像竜又不像竜的物件，对宫里随行的宫人说：“这些看起来都不是真正有灵性的竜，我要找能求雨的竜。”

几天后，一行兴奋地指着一面直径一尺的铜镜说道：“找到了。”只见大如拳头的镜鼻上有一条生动的盘竜，眼睛突凸，竜须翻卷，张牙舞爪，简直就是一条随时准备腾空而飞的活竜。“这才是一条真正的竜。”他手捧着这面有盘竜的古镜激动地对宫人说道：“有灵魂的镜子，才能养得住有血肉的竜。”一行说完，又不自觉地咬了咬食指。

拿到有盘竜的古镜，玄宗皇帝当然高兴。他问一行：“法师，什么时候才可以求到雨呢？”

“该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来的。”一行回答。其实，熟谙气象的一行说的这个“它”，并不是玄宗认为的那场要求的雨。

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一行告诉玄宗可以设坛祈雨了。玄宗当即要求一行

## 清涧河

在光太殿外开坛设场，他要手捧香灯亲自为长安乃至天下的百姓祈雨，他要见证一场及时雨的到来，也想见证下一行神奇的祈雨之术。

坛设好了，一行把盘龙的古镜带入求雨的法场，口中念念有词，他逐渐唤醒这条盘踞在古镜中沉睡已久的龙。不一时，古镜上的龙似乎微微动了一下。玄宗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行和那枚盘龙的古镜，好像雨会从这面镜子里下出来。

接着，一行用那根咬过的食指代替毛笔，徒手在空中书写，不一时，人们窥见天空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些模糊的文字，玄宗认为这些文字像是他见过但不熟悉的梵文，起码可以肯定不是大唐的文字。一阵微风吹来，这些字随着吹来的风在皇城的上空舞动着。

风逐渐开始变大，文字随风而散。古镜上的盘龙呼之欲出。

一行对着玄宗皇帝说：“盘龙出世，请圣人回避一下。”玄宗极不情愿地在宫人的带领下离开了法场，回到宫里的寝室。

一行盘坐在蒲团上，手中的念珠一颗颗划过他的大拇指。一阵狂风后，耳边有了阵阵的凉意。南山的云向长安城正徐徐涌来，随着风声的增大，云越积越多，越积越厚，浓重如墨的

云使夜色越发暗了下来，一时长安城变得风驰云厚。

所有的人都屏息沉醉感受着这股清凉之风，生怕稍有惊动，这风要随时溜走似的。宫人一路小跑着向玄宗报告：“起风了，云来了。”

随着一阵更大的风吹来，一个状如漏斗的涡旋快速漂移至铜镜旁，有宫人看见黑灰色形状的龙被一股气流牵引，借着旋风向着乌云密布的天空飞去，飞到整片的云海里，就在大家屏住气不敢呼吸时，古镜“哐当”一声，从桌上掉落了下来。也应征了孔子所说：“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

宫人急忙跑着去给玄宗报告：“龙飞天了，龙飞天了。”

一行站起来，用食指继续在天空比划着，再没有出现那些隐隐约约看起来是梵文的符号，只见那条龙在云中来回穿梭，在云海里翻天覆地，谁也不知道是龙在云中翻卷，还是那龙与云早已在天空中融成一体了。

南山的上空响起一阵连绵的闷雷声，伴着闪电由远及近。空气弥漫着一股腥味，有人闻到了，说这是海腥的味道，这龙一定是海里的龙，要么怎么会有这么重的海腥味呢。

宫人再次小跑着去给玄宗报告：“打雷了，打雷了。”

风中的湿气越来越重，重到无法将它吹动，风逐渐慢了下来。又一阵闷雷传来，震得人几乎失去了听觉。就在这时，风骤然停了，雨水顷刻而至，令人猝不及防。一行求来的这场雨就在玄宗刚刚入睡时开始下起。

宫人一路激动地跑着、喊着：“下雨了，下雨了。”他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报告给玄宗皇帝，谁知道玄宗回到寝室以后早已和年轻的妃子入睡了。宫人静静地立在了寝宫的门口，此刻大地彻底地凉了下來，看着这场难得的雨露，喜悦的泪珠在他的眼睛里不停地滚动，他克制着，怕惊扰了寝宫里的圣人和娘娘。此刻他感受到一团热气正缠绕在他的身上，后背汗流如雨，脸颊上一阵燥热，但那一颗颗发亮的泪珠还是从他的眼眶中不自觉地流到面颊，带着温度滚落到地上，很快和雨水交混到一起。

长安城里的百姓被一阵阵的雷声惊醒，当他们听到风雨声后，急忙起床，有人兴奋到来不及穿衣服就光着身子跑到院子里沐浴这场久违的雨，有人拿出家里所有能装置雨水的盆盆罐罐迎接这场珍贵的夏雨，也有人在雨水的滋润中忘情地拥抱在一起，还有的人在梦里与

这场雨不期而遇……

次日，玄宗起床后，早早立在门口的宫人及时向他汇报了这场夜雨。“像一行这样的大师，才正是朕最需要的人才。”玄宗一边穿衣服，一边对着身旁慵懶的妃子说道。

## 二

求雨之后，玄宗让一行住在了建筑雄伟的浑天寺内，赐给他西域的名马和宽敞的专车，还有一百多名弟子和仆役为他服务。很快，一行与官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瓚一起对前朝张衡的浑天仪进行了技术改进，改进后的水运浑天仪可以完全模拟天体的运行。

一时，一行成了大唐的骄傲，有人称他“一行大师”，有人则尊他为“一公”。每当有外国使团来长安考察，玄宗就对主客司的官员说：“带他们去看看我们大唐的圣物，让他们了解一下天地与宇宙。”玄宗说的圣物就是一行浑天寺内的“浑天仪”。主客司的人把使团代表们带到了浑天寺，他们参观水运浑天铜仪，偶尔一行也会给他们演示一下测试时间的原理或日升月落的运转规律。

在繁华的长安城，一行非常清楚，各国使团虽络绎不绝来参观，但浑天寺

却不是重要的机构。他所改进的浑天铜仪只不过是利用水力驱动带动各级机械齿轮旋转。在他看来，世界在每天转动的齿轮中演绎，浑天仪只不过是从天体的一次简单丑陋的模仿。

如果把大唐比作一个人的话，皇城就是大脑，长安城就像容纳五脏六腑的胸腔，三省是心脏，六部是肝脏，御史台是肺叶……地方机构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的血液。这样说来，浑天寺什么也不是，顶多算是脚掌上最不起眼的小趾，没有它照样可以吃饭、走路、打仗，有了它看起来会更加完美一些。

进入秋季，长安城下了几场连阴雨。连绵不绝的秋雨似乎能将人间所有的繁华和尊贵一一消去，只留下清冷的夜和孤寂的人。

因为风湿带来的浑身酸楚，一行在入夜后盖着厚厚的被子早早入睡了。深夜，他被梦惊醒，他清楚地记得他刚刚做的那个梦。他在梦中回到了少年时代，长安城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他穿着单薄的衣衫在院子里扫雪。这时，邻居王大娘给他带来了一件翻新的棉袍……被梦中往事惊醒的时候，一行的额头满是汗水，他怔神许久。

一行已经很久没有做梦了。一行一直渴望梦见自己的爷娘，可爷娘在他的

记忆中越来越模糊了。如果不是遭遇变故，一行家也不会进入衰微的境况，爷娘也不会那么早就离世。

又一个月色浸润的深夜，一行再一次梦见王大娘来找他，身后跟着她的小儿子，戴着枷锁，浑身沾满了血。王大娘叫着一行出家前的俗名，希望他能看在往日的情面上，帮她小儿度过此番遭遇。

一行醒来以后，感觉到胸口异常沉闷，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他点着蜡烛，灯光在房子里慢慢晃动。一行看着自己晃动的影子，一个人浮现在他的心底，很快沉浸在回忆当中，这种记忆如同一个漫长的、永远无法做完的梦，令他心神不安。望着窗外，他打量着夜色中的长安城，也打量着自己的内心。想着王大娘过去对他的接济，他曾想到如果王大娘有难处，他将如何去报答她当年对他的帮扶之恩。

还没等到他去寻访王大娘，她就主动来到浑天寺找一行。原来，王大娘的小儿子遇见了一光头文身的街痞，此人右臂刺了一条大蛇，左臂上刺着蟾蜍、蝎子、蜈蚣、壁虎，双臂合起来就是五毒俱全，他自称“五毒郎君”，街巷上的人简称他为“五毒”。此人好打架斗殴，经常被关进大牢，出来后照样耀武扬威，

是长安城臭名昭著的祸害。

一日，王大娘的小儿子和同伴去西市看完胡人歌舞表演后，在大街上撞见了这位五毒郎君。此人自恃臂力过人，右手捏着一条大活蛇的蛇头，蛇眸子里发出盈盈的冷亮，嘴巴里不停地吐着蛇信。这条小胳膊粗的蛇缠绕在他的肩膀和脖颈处。当五毒郎君遇见王大娘的小儿子时，一看衣着打扮，觉得不像是权贵人家的公子，但也绝不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五毒郎君对着王大娘的小儿子说：“拿一贯钱来，要不让我大蛇咬你！”此人一边大声嚷嚷，一边将蛇头伸向了王大娘的儿子。

王大娘儿子自小喜欢舞枪弄棒，也曾拜师学过一些拳谱剑术。看到五毒郎君握着大蛇朝他咬来，本能地拔出随身的佩剑防身，他想用这束剑光挡住那条大蛇，挡住五毒郎君对他的冒犯。他只想防身，用佩剑保护自己。谁知，五毒郎君仗着自己在街上的恶名，看着眼前这位身体单薄的陌生小郎，他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和他的大蛇一起迎身而来，料想此人只是拿剑吓唬他人，定不敢对和他大蛇怎样。

王大娘的小儿子眼看这个恶棍和大蛇朝着自己袭来，便起式，一个转身云剑，五毒郎君的大脖子和蛇在行云流水

的剑式中被定格，瞬间他手中的蛇脱落在地，五毒郎君的脖子血流不止，像一把旋转的茶壶转了半圈，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给周围喷洒下不少血，蛇落地后不停地翻滚着，人血与地上的蠕动的蛇混在了一起。这位五毒郎君已然见了阎罗王。

王大娘小儿子在长安城的街市上演了“一步杀一人”后，人群中有人喊：“杀人了，出人命了。”一些人跑了，一些人远远地围观着，王大娘的小儿子手中还拿着剑，立在原地发愣，随即就被盯五毒郎君的几名暗桩控制住，移交给巡街的武侯，被羁押到京兆尹的大牢。

一行的盛名早已在长安传开。王大娘想着她对一行以前的种种关照，便厚着脸皮来到浑天寺里向一行求救。命运之神似乎有意向一行抛了一个很难解算、也没有答案的难题。

王大娘相信这个曾经叫张遂的一行肯定还记得她往日的恩惠，她希望一行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救小儿一命。王大娘在接过一行倒给她的茶碗后，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这香气清幽的茶汤，便急急忙忙地向他说明了目前遇到的难肠之事：“小儿在街市遭到地痞欺负，一怒之下误杀了此人，小儿被关在大牢里，目前案子还没有判决。”

## 三

被梦惊醒的一行，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陷入对过往的回忆之中。那年，张遂拒绝武三思承诺的功名与官职，使得武三思生出怨气，处处想着法子为难张遂。每每遇到武三思指示下人无理取闹时，他只能擦拭口鼻流出的血，忍着气，匆匆离开。

一次，张遂走在前往崇业坊玄都观的街巷上，武三思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消息，骑马而来。前行的张遂怎么也不会想到，身后的武三思到达他身后时，会举起沉甸甸的马鞭向他抽去。这一鞭到达张遂的后背时，他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停止了，街上的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鞭声吓得静止不动，而武三思和随从早已扬长而去。

正是这一鞭，让张遂彻底下了决心要离开长安城，离开这个像噩梦一样的人，摆脱武三思无休止的纠缠与欺凌。

离开长安，张遂朝着潼关的方向走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牵引着他来到中岳嵩山的嵩岳寺，在普寂禅师门下剃度为僧，张遂这个名字从此就被一行这个法号所取代，这一年他刚二十一岁。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寺院里成

为一名僧人，更没有想到，他比大多数的僧人更具有做僧侣的禀赋。

在嵩岳寺，他每天第一个起床，扫杂尘、扫树叶、扫雪，扫所有能扫的一切，打扫也几乎成了他进入寺庙的第一门功课，不经意间也扫除了他的过去和记忆。像其他师兄一样，除了扫地之外还要负责挑水、劈柴、种菜，偶尔他也会在歇息的间隙眺望远处的云海和群山。

他想忘掉过往的一切。从那时起，他开始观察世间万物，看山、看水，观察花开花落，听风的呼吸、鸟儿的歌唱，感受风雨雷电，感受山中万物的微妙变化。也从那时起，他喜欢上了黑夜，也感受到了黑夜的和润。他常常在夜晚降临以后，或研读经书，或拿出算筹推算题。偶尔，一行也会站在夜空下仰望星辰，向天发问：为什么星宿会发生位移，为什么星宿会消失，为什么会出现月蚀的现象……他觉得黑夜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藏匿了很多秘密，也蕴藏着神秘的力量，对于一行而言，他只是穿过夜晚的旅行者。

一行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重返长安。在长安城，他常常眺望远处的南山，黑夜中浩瀚的天空，黄昏中的皇城，甚至晨曦中的阙楼。他只要抓住一丁点的空隙，就会出神地凝视长安的山

水与万物，就像他时不时会咬自己的食指一样。

一行忘记了很多，却从未忘记王大娘曾经给过他的关照。这些琐碎记忆重新使他感到了一种由心生发的疼痛，就像武三思抽的那一鞭。他又将食指放在嘴边不自觉地咬了起来。他曾怨恨过武三思，他原以为这种仇恨将会伴随他的一生。谁知，当他拜在普寂禅师门下以后，这种怨恨随着师父带给他辽阔的胸襟很快就化解了，如同清扫一片落叶一样轻松、自然。

他远眺清晨的日出，在散发白昼气息的早晨，一行慢慢地发现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让他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山中能感觉到山的习性，什么时候要下雨了？什么时候要起风了？蜘蛛为什么要收网？蚯蚓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土活动？慢慢地，他读懂了山，读懂了自然的变化，也成了它们中的一部分。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一行叫人拿来《唐律疏议》查看了一番，其中《斗讼》中对杀人者有明确的判罚：“以刃及故杀人者，斩。”如属过失误杀，“各依其状，以赎论。”

在一行看来，杀人了，就要被处以刑罚。英明的圣人按法办事，一行无法

左右圣人制定的法度。“如真属过失误杀，我尽其所能。”一行说，他愿意为王大娘提供所需要的钱和物。

王大娘一听一行的这番话，一边哭着，一边对着一行自言自语：“张遂，我认识你有什么用。以前算是我瞎了眼……”说完，王大娘绝望地离开了浑天寺，头也没回一下。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人称呼一行的俗名了，他似乎也忘记自己还曾有过这个名字。爷娘早逝，一行从来不愿意提起此事。张遂这两个字一度在一行的记忆中与武三思一样，成了他的禁忌，离开长安后，他再没有听到有人叫他这个名字，仿佛这两个字随时都能给他带来一场他不愿意面对的噩梦。

这段往事要从他的曾祖父张公瑾开始说起，后来的史书上也有一些记载。玄武门之变时，作为秦王李世民嫡系的张公瑾凭借一人之勇力关上了城门，为李世民的胜利赢得了时间。此后，张公瑾升任左武侯将军，被太宗皇帝李世民封为定远郡公，赐食邑一千户。武则天临朝后曾一度大开杀戮，很多李唐的宗室子孙遭到了冤杀。张家作为李唐王室的近臣，也就在那时彻底地走向了衰落。

作为邻居，王大娘为人慷慨，见到面黄肌瘦的张遂，不是给一张蒸饼，就

是送一碗汤饼，有时还有乌米饭，偶尔还有粽子和粳粒。除了饮食上的接济，时不时还给张遂几文铜钱，碰到过节，有时竟多出几文。夏天一两件薄衣，冬日赠一件棉袍。对于家中有薄田数亩的王大娘来说，无非就是做饭时多加一把米面的事，但对张遂来说，王大娘对他的照顾则是一份终生难忘的恩情。

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要面对自己的过去，也要面对自己的未来。

一行跟在王大娘身后，一再表示歉意，王大娘哭哭泣泣，悻悻而退。在熙攘的人群中，一行又不自觉地将食指送到嘴边。看着远去的王大娘，望着远处的南山，有那么一瞬间，一行在心底产生了一丝微微的波动。这种波动让一行在内心深处升起了一片希望的云雾。

#### 四

在回浑天寺的半路上，一行突然拐向了太史令的府邸。他盘算着这件事到底该如何操办呢。他的大脑里，山水、云雾不停地翻滚着，某种回忆不时闪过。

“时间，时间，时间……”从太史令府上出来后，一行反复默念着这两个字。

回到浑天寺后，他让寺里的工匠，腾出一间大房子，然后搬进七口巨大的

陶瓮。之后，挑选了两名信任的心腹，交给他们七个布袋，吩咐他们去长乐坊西北角落一处废弃的园子，进去后潜伏在园中等候，从申时到酉时，会有什么东西进园，数量为七，最后一行强调两人一定要将这七样东西全部带回来。

两个仆役按吩咐到了那处荒废的园子，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等候。果然从申时开始，有猪先后进入到园子，到酉时，不多不少刚好进来七头猪。两人把这七头猪一一捕获到布袋。猪看起来不小，但进到布袋后又小又轻，两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七个装有猪的布袋带回到浑天寺。

回到寺里，一行看到这七头猪非常高兴，让他俩把猪一一放进备好的七口大瓮里，然后用木盖子盖好，再用炼丹封炉的泥浆将瓮口封严实，随手拿起毛笔蘸着朱墨在每个封口上面写下了十几个梵文。作为密宗的高僧，一行将密宗神秘的绝学一气呵成地完成。在浑天寺生活久了，最普通的人也能感受到一行带来的神奇氛围。

夜晚来临，世界彻底安静了下来，只有夜晚是属于他的，也只有夜晚才能安心做事。一行要在这如海的夜色中完成一件事。夜风吹来，寺庙里被风拂动的树摇摆着身躯，偶尔发出一阵阵“哗

哗啦啦”的声响。一行知道，在这海一样辽阔的夜色中潜藏着很多秘密，他深知这些秘密将与天地一样永恒存在于宇宙之中……

一行问仆役：“你们知道北斗星之神是谁？”仆役摇摇头。一行一向讳莫如深，他的两个仆役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们知道一行法师在很多方面都有超人的洞察能力和对周围敏锐的感知能力。

秋末入冬的夜晚显得格外深沉，整个浑天寺进入沉睡之中，天地间万籁俱寂，隐约也能听见大瓮里七只猪此起彼伏的呼噜声。

长安城和他的身体一样奇怪。阴雨天气来临之前，一行的身体总会随着空气中的湿气而提前感知，他甚至觉得有风吹过他骨头的缝隙，浑身酸痛。房间光线暗淡，小腿关节因自己偶尔的走动会有嘎巴的响声，可他神态平静。

“等待，等待，等待……”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等待。

从窗前远眺南山，不一时只见有一团巨石一样的黑云发飙地涌向了整个长安城，星河很快被从南山弥漫过来的乌云淹没，整个长安城消失在黑色的深夜之中。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如此幽暗的夜晚。一行突然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而这种孤寂似乎来自天地，来自遥远的天宇。

面对远处的群山，一行眼里又浮现出山中的溪水、雾气、雷电、石头、树木、鸟儿、蚯蚓以及他种过的菜园子、扫过的树叶……此刻，世界仿佛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天色变得更加暗淡，一行知道天很快就要亮了。

清晨，长安城在薄薄的雾中渐次苏醒过来，宫中的宦官一早来到浑天寺传玄宗的口谕：“圣上有旨，一行法师接旨后即刻入宫。”

一行到了皇帝休憩的别殿，玄宗迎上前问道：“太史上奏说昨天晚上北斗七星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征兆？大师可有禳解之法？”玄宗一连问了两个问题，还都问得很直接，显得很着急。

一行用星相学解释道：“上古时，北斗原本为九颗，后因夏桀、商纣昏暴无道，各失一颗星，成为现在的北斗七星。后魏时，火星曾经一度消失。如今北斗七星又消失，这是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接着，一行又说道：北斗七星消隐，依贫僧之见，上天似乎是想以此来警示陛下。

玄宗说：“这些年来，朕多次减免税收，难道这还不算朕的仁政吗？”

一行说：“陛下，这当然算，但还远远不够。百姓不能安生，上天就会有干旱和霜冻来惩罚我大唐子民，陛下需用大恩大德进行感化，才能消除上天降临的种种灾祸。”

玄宗说：“大师，可有禳解的办法？”接着又说道：“为了大唐子民免受灾害，大师快快详细说来。”

一行说：“慈仁的陛下，最能感动上天。如果能让客死他乡还没有得到安葬的人回到家乡安葬，能对那些老无所依的孤寡老人进行妥善安排，能优恤回乡的老兵，也让那些因一时糊涂、愿意改过自新的囚犯得到重生的机会……释家认为嗔心会毁掉一切善行，而慈悲方能降伏一切的魔障。”

玄宗说：“大师直言，需要朕具体怎么做才能化解此劫，才能让北斗七星重现天日呢？”

一行说：“依贫僧愚见，陛下让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老有所养，为大唐做出贡献的老人从优抚恤，对牢里那些过失犯罪的犯人从轻处罚，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上天的谅解。”说完，一行右手的大拇指使劲地按着食指，他怕食指不自觉地又伸到自己的嘴巴，食指因拇指指甲的用力，被掐出一道深深的印痕。

玄宗犹豫了片刻，说道：“就依大

师所说，朕要优抚老人，让他们晚年得到庇佑；朕还要大赦天下，给大牢中的罪人一些机会，他们也是朕的子民，给他们机会，也是给朕一次机会。”

皇帝听了一行的建议，当即令各司领受旨意，即日执行。

当天晚上，一行让心腹仆役揭去一个瓮的封条。有人看见一个白色且闪烁着光的物体自长安城的上空升起，越过大明宫，渐渐向遥远的北方飞去。有人说那是北斗七星中的首星，也有人说那是一盏巨大的孔明灯。

次日，风轻云淡。太史令上奏玄宗皇帝，说北斗七星已经出现了一星。

之后，一行安排仆役每晚揭一瓮封条。六天后，苍穹之下，消失的北斗七星又恢复了往日的闪耀。

笼罩在长安城上空那团黑色遮天云终于烟消云散，如同被一阵突然而至的风吹走一般。一行闻到了夜晚熟悉而独特的味道，他长久地凝望着漆黑的长安城，星辰挂在墨蓝色的夜空，他轻轻地关上面向南山的窗户。许久，喉咙里似乎有轻微的一丝摩擦，他原本想说一句什么，最终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很快闭上了那对在黑夜里异常明亮的眸子。

## 紫色的马奶奶

◇杨剑文



虎声是五里台村最好吃的孩子。

虎声说：“最好吃的是烤马奶奶。把山地上新采摘来的马奶奶，插在一根细木棍上，在马奶奶的表皮轻轻地刷上一层油，放在火焰上轻轻地一燎。绝对不能烤得时间太长了，等马奶奶的表皮变黄了就可以了，就像是给马奶奶镀上了一层金色，这时刚刚好吃，咬一口，真是又脆又嫩、又香又鲜。”

虎声微微闭上眼睛，把最后一个“鲜”字的尾音拉得长长的，像是在回味着烤马奶奶的味道。

“胡说。马奶奶都是生着吃的，怎么能烤着吃呢？”许多人对虎声的说法

持怀疑态度。

马奶奶是一种长在山地上的绿色植物的幼果，形状类似于织布机上使用的梭子，但是个头要比梭子小很多很多，也许是因为形状还有点类似于母马的奶头吧，所以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它：马奶奶。马奶奶在山坡上到处都是，孩子们在山坡上碰到了，摘下来在衣襟上擦两下就吃了，有一股甜甜的奶香味。马奶奶都是要趁嫩吃的，一老了就咬不动了，而且也没有了那种奶香和甜味。烤着吃，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虎声这么说。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哪天你是不是也要把你裤裆里的小鸡鸡割下来烤得

## 清 涧 河

吃了呢？”

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女孩子们脸红着一哄而散了。

剩下的几个男孩子也都背起书包三三两两地各自回家了。

太阳快要落山了，西边的天空中云彩红彤彤的，像是一团一团正在燃烧着的火焰。

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鼻孔里一直能嗅到一股焦糊焦糊的香味，像是什么好吃的东西被烤过头了。

第二天早上，第一节朗读课后，我把昨天回家时嗅到一股焦糊的香味的事给大家说了，居然有好几个人都说闻到了这股奇特的香味，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这股味道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都想问问虎声有没有闻到这股味道，但是虎声却没有来上学。

这家伙去哪儿了呢？不会又去摘马奶奶了吧？

第二节课已经上了，正在我们都纳闷虎声怎么还没有来上学的时候，虎声竟然来了。

只不过，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虎声是被邻村的四老头给“押解”来的。

四老头我们都认识，他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种了一片西瓜地，每年西

瓜和香瓜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在公路边的树荫下摆一个简易的西瓜摊，向过往的人们吆喝着售卖他的西瓜、香瓜。但是，周围村庄里熟悉他的人都不怎么买他的西瓜，据说这是一个极其“抠门”的人，不仅手中的秤杆有问题，而且是一斤半两都要计算得非常清楚。

四老头进入校门后就放开他卖西瓜时的大嗓门吆喝开了：“快来看，这个学生本领高，鼻尖腿长跑得快，专挑大个沙瓢瓜。快来瞧，这个学生本领大，贼眉鼠眼罗圈腿，又偷西瓜又扯秧……”

一听见四老头的吆喝声，我们不由自主地把脑袋探出窗外，果然和我们猜想的一样，被四老头抓住的偷瓜人正是虎声。

正在上课的语文老师走出教室，我们也离开了座位，趴在门口、窗口上看着外面的情景。

虎声走在四老头前面。虎声的两只手被绳子从后面绑住了，绳子的另一头牵在四老头的手里。

“这是哪个老师教出来的好学生呢？”四老头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站在校园中央的旗台下继续大声喊叫着。

“这是我的学生。”语文老师已经走到虎声面前，定定地看了虎声一眼，然后走到虎声身后去解绳子。

“这是你的学生？他偷了我的西瓜，你们老师管不管？”四老头一边说，一边上前阻止语文老师去解绳子，“你们不管，我就送到他家里去，他的家长要是还不管，我就送到镇政府去，镇政府要是还不管……”

“谁说不管了？怎么能用绳子绑孩子呢？先把绳子解开再说，他又跑不了。”语文老师继续解着绳子。

虎声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但是他高高地昂着头，不让泪水流下来。

五里台村小学本来就没多少老师和学生，经四老头这么大喊大叫地一闹腾，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向旗台靠拢过来。

“啧啧！看看吧，这孩子好吃得嘴巴上都可以用秤钩子挂起来了，这些父母不在家的孩子，早该有人管一管了，要不然长大了……”四老头依旧是不依不饶地指责着虎声。

“虎声，到底是怎么回事？”语文老师打断四老头的话。

一向能言善辩的虎声现在沉默着，高昂的头也耷拉了下来，像是一个沉浸在夜色中的向日葵。

“今天早上，他偷偷地爬进我家的西瓜地里，偷偷地摘了一个西瓜一个香瓜，正准备偷偷地离开的时候，被我抓了个正着……”

四老头张口“偷偷地”，闭口“偷偷地”，加上他夸张的表情和阴阳怪气的语气，引得围观的学生们都在抿嘴窃笑。

“张口‘偷偷地’，闭口‘偷偷地’，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虎声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语文老师的嗓子估计又开始疼了，她说话的声音明显地沙哑了许多。语文老师把虎声拉到一边，想要问问虎声到底是怎么回事，虎声却是牙关紧咬一个字都不说。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问清楚了情况，再给你答复。”语文老师说完把虎声一个人带到了办公室里。

“都回去上课了。”

其他班的学生也都被各自的老师带到教室里去上课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趴在玻璃窗上看到，虎声和语文老师先后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们走到旗台那里后，虎声嘴里不知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面对四老头深深地弯下了腰。虎声向四老头鞠躬道歉了。语文老师则递给四老头几张纸币。四老头接过纸币，准备说些什么，又没说出口，像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四老头都走出校园了，虎声还在深深地弯着腰鞠着躬。

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简单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下“虎声偷西瓜”的经过。

虎声的爷爷病了，特别想吃一口又凉又甜的西瓜，虎声的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去了，寄回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还要留着给爷爷治病用呢，于是虎声就在米缸里装了半袋小米，准备用小米和四老头换一颗西瓜回来。但是，虎声又担心四老头难说话，不愿意用小米换西瓜，于是想来想去就决定悄悄地在地边上摘一颗西瓜，然后把那半袋小米留给四老头。可是没有想到，四老头误会了，以为虎声准备偷西瓜呢。

“刚才，我已经把虎声的半袋小米买下了，虎声用卖小米的钱付清了四老头的西瓜钱，四老头也已经谅解了虎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虎声的行为有些不妥当，但是绝对不是偷，希望同学们不要误会和排挤虎声……”

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我们竟然莫名其妙地鼓起了掌，一时教室里掌声雷动。

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们的眼眶里也莫名其妙地和虎声一样盈满了泪水。

这一年临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终于尝到了被虎声描述得出神入化的人间美味——烤马奶奶。

是虎声“请客”。

当然也是虎声亲自“主厨”。

那是语文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在神

龙山上搞的一次野炊活动。为了让大家能一次吃个够，虎声前一天下午就开始漫山遍野地采摘马奶奶了，一直忙到月亮上来时才回的家。

虎声烤出来的马奶奶还真是好吃。

青色的马奶奶被虎声烤得焦黄焦黄的，看上去就像是一枚金色的机关枪“子弹”。那不焦不干的表皮上散发出来的香味，更像是“子弹”一样，不但向着我们的鼻腔深处“射”去，而且还要一直往我们的肠胃和头脑里面钻呢。马奶奶的香味已经把我们的口水都“吸出来了”。我们接过虎声递过来的烤好的马奶奶，都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才一入口就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然后慢慢地嚼着，马奶奶独特的甜味和奶味，以及表皮植物油的香味，加上少许调料的味，几种味道得到了充分的结合、交融，一股从未有过的香味充盈着口腔，慢慢地向咽喉、肠胃中滑去……马奶奶虽是野生的不起眼的东西，但是一经虎声之手的“烹饪”，竟然有了一盘硬菜大餐的味道。

“怎么样？我没吹牛吧？是不是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呢？”在简易的“烤炉”边，虎声一边烤着马奶奶，一边笑呵呵地和大家说着话。

虎声说得对。

的确，吃过一个之后还想再吃一个，吃完一串之后还想再吃一串。

“虎声，我们信了，你真是五里台村最好吃的孩子。”

“虎声，我们服了，你也是五里台村最会吃的孩子。”

“能把一个小小的马奶奶烤成一种独特的美味，这说明虎声是一个喜欢思考、探索和不断尝试的孩子……”语文老师吃完一串烤马奶奶之后，不仅连连夸赞虎声的“厨艺”高超，顺便还找出了虎声的好多优点。

“可惜，可惜，我没能找到那种紫色的马奶奶，据我爷爷说，紫色的马奶奶最甜最脆，具有舒咽利嗓的神效。”虎声停下手里的活，像做了错事一样，低着头对语文老师说。

“嗯？老师的嗓子已经不疼了。再说，本来就没有紫色的马奶奶。”随后语文老师又接着说：“我查过资料了，这马奶奶的学名叫地梢瓜，又名羊角、奶瓜和野生雀瓢，是一种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植物。”

过了一会儿，语文老师又说：“虎声，老师会一直记着这种烤马奶奶的味道的，也会一直记着你们这些在村庄

里如各种草木一样蓬勃葳蕤的小生命的……”

我们后来才知道，语文老师要调走了，这是她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了。

太阳落山了，野炊接近尾声了。一群不知名的鸟儿急急地向着树林深处的“家”飞去，远处的芦河里，青蛙开始鸣叫，呱呱呱呱，一声长，呱呱，又一声短……

我们坐在烽火台上，看着夕阳和归鸟，还有渐渐到来的夜色。

虎声不由自主地唱起了语文老师教的那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所有的同学也一起唱了起来。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夜色降临，我们的歌声变得呜咽伤感，像是在浓浓的雾气下流淌的小河，穿过朦胧与迷茫，向着好远好远的远方而去。

## 婚宴上的少年

◇秋子红

少年是在中午的宴席即将开始的时候，被人叫下桌的。

在办喜事搭起的席棚里，一桌紧挨着一桌，密压压坐满了人。席棚外铺着鲜红地毯，刚刚举办过婚礼仪式的T型舞台上，有个扎着小辫子的男歌手在卖力地吼唱着，强劲欢快的音乐声、歌唱声，一浪接着一浪涌进了席棚，震得人耳朵里嗡嗡响。空气中弥漫着新婚大喜的喜庆气息。

阳光透过棚顶的红彩布落下来，人们脸上像是被镀上了一层红釉彩，男女老少心里美滋滋的。这已是第三轮宴席，各类下酒菜早已摆上了桌，人们坐在桌边，男人们嘴里叼着香烟，女人和孩子

吃着桌上碟子里的瓜子、水果糖。

少年坐在席棚中央的这桌。他身旁坐着两个青年，一落座就刷开了手机。对面是父子三人，大儿子不时与父亲小声交谈几句，又不时凑近弟弟耳边，说句玩笑话，乐成一团。上坐的是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和一个长着眯眯眼的中年人。

眯眯眼刚一落座，就拆开了桌上的“好猫”烟，自己嘴里别一支，给抽烟的人各散一支，然后“吧嗒”一声点着火。一支烟的工夫后，还不见新郎新娘的人影，眯眯眼点上第二支烟，拧开桌上的西凤酒盖，为大家倒起了酒，又吩咐服务员为不喝酒的人倒饮料，俨然一副婚礼主人的样子。

不一会儿，席棚口一阵骚动，新郎新娘被人簇拥着进了席棚。少年扔掉嘴里刚吸了一半的香烟，端起酒杯说：“咱们开始喝酒吃席！”老人和那父子仨朝新郎新娘敬酒的方向张望着，两个青年依旧低着头玩手机。眯眯眼尴尬地放下酒杯，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吧嗒”一声又点着了火。

这时，婚礼理事领着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东张西望地给中年人找空位子。席上的人坐得严严实实，理事满脸通红，中年人却很从容。他端着保温杯，迈得不紧不慢的步子，宽阔的脊背挺得直直的，稀疏的黑发倒梳着，红润、肥厚的阔圆脸显得矜持庄重。走到少年这桌时，眯眯眼赶忙站起身，“黄主任、黄主任”一叠声喊叫着，一阵嘘寒问暖后，满脸堆笑地把黄主任请到了上坐。黄主任坐下后，红润的脸很快恢复了矜持庄重的神情，将保温杯搁在桌上，从身上掏出一支烟，“吧嗒”一声点着火慢悠悠吸了起来。

“碎小伙，让一让。你坐下一席吧。”眯眯眼干咳了一声后压低嗓子说。少年以为是说对面的人。当桌上的人齐刷刷地望着他时，脸“腾”地一下涨红了。

少年的母亲坐在斜对面的桌上。坐罢席后，少年要和母亲一道骑车回家。他低着头静静地坐着像没听见似的。眯眯眼望望理事，朝席棚后指了指说：“拿个凳子来！让这碎小伙和那帮娃娃伙一道吃去！”

少年不愿过去，没动身。眯眯眼提高嗓门喊道：“你不去？得是想叫人用八抬大轿抬你？”

席棚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刚才还飘荡在少年耳边的歌唱声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很多人朝着少年这边张望着。少年觉得脚下水泥地面变成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抖动个不停，脸上烧辣辣的，耳朵通红通红的，眼里热热的，但少年始终咬着牙没让眼里的泪水滚出来……

少年的母亲从一旁走了过来，讪讪地朝眯眯眼笑笑，扯着少年胳膊说：“走吧走吧，跟妈坐一席去吃吧。”少年在母亲的拉扯下，终于站起了身。

眯眯眼却坐到了少年刚才坐着的位子上。新郎新娘已走到了桌前开始敬酒，中午的宴席正式开始了。少年立在过道，他没有跟着母亲走，挣脱了母亲的手，朝着席棚口跑去。

少年沿着街道出了村庄，泪水早已

涌出了眼眶。他擦干泪痕，朝四下瞅瞅，野地里空空荡荡的，村人一定都守在大姨家门口，等着吃席呢。少年想着这一切，泪水一下像决了堤的洪水，最终委屈地哭出了声。

父亲去世后，这是少年头一回这样委屈地哭。少年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眯眯眼一定会收敛许多！少年越是这样想，内心越悲伤，抽抽噎噎的，整个人都深陷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中。哭着哭着，少年忽然止住了声。他马上就十六岁了，怎能像个流鼻涕的小学生一样，动不动就哭鼻子呢！不就是一顿饭吗，有啥大不了的！父亲常常教导他：“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一个有志气的孩子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不该天天想着吃什么喝什么。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少年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需要学会坚强，学会独立。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缺少谁就会停止转动，生活也并不会因为失去了一些东西就变得无趣。少年需要把目光放远一些，勇敢地面对未来。

少年的家在镇子西边，离镇上四五里远。而大姨家在镇子的东边，细算起来，大姨家离少年家有十几里路。清晨

天刚亮，母亲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少年出了村庄，一上公路少年就央求母亲停车换他骑车带母亲。

少年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母亲在后面不停地叫喊着让停下停下。可少年憋红了脸，使出浑身的力气，最终将自行车骑得平平稳稳。少年骑过他上学的镇子，进入了大姨家的村庄。他骄傲地对母亲说：“回家的时候，我还带你回家！”

大姨是母亲的堂姐。父亲生病时，大姨和姨父一直帮着母亲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后，大姨和姨父帮忙安排父亲的葬礼。母亲整天躺在床上，大姨放心不下，便住在了少年家里。大姨比母亲年长十多岁，每晚她们都有聊不完的话题。第二天天刚亮，大姨就做好了早饭，叫醒少年。

大姨一连住了十多天，直到母亲开始下地干活，脸上偶尔露出笑容。大姨家的表哥要结婚，母亲比自己家里有喜事还上心，帮着大姨去县城买新房的床单、被套。夜晚坐在灯下，支着绣花绷子，绣着新婚之夜要枕的绣花园枕头。帮着大姨收拾新房、晾晒结婚待客要吃的麦子之类的活儿。

可是今天，少年在婚宴上闹了别扭，这让母亲很生气。在少年胡思乱想着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听见身后有人喊自己，原来是姨父。姨父骑着摩托车来到少年身边说：“小文，快跟姨父回去，你还没吃饭呢。”

少年站在路边，使劲摇了摇头。姨父拍拍少年的肩膀，笑着说：“小文，回家吧，你姨和你妈都等着你呢。”少年的身子始终没有动，脸涨得通红，眼里热热的，咬了咬牙，才没有让眼里的泪珠滚出来。

姨父不笑了，摸摸少年的头，庄重地说：“小文，今天的事是我和你姨考虑不周。我领你去镇上吃饭，吃完饭后我再送你回去。”说罢，姨父就跨上了摩托车，朝少年嘿嘿笑着说：“小文，你个傻小子，还愣着干啥，快上车！”

少年上了摩托车后，姨父拧开摩托车钥匙，一轰油门，摩托车呜呜朝前驶去。公路两边落光叶子的白杨树飞快地朝后飞逝。刚驶出一段路，少年听见姨父在前头说：“小文，抱紧姨父的腰，这样坐着安全。”少年听话地搂住了姨父的腰。

姨父载着少年到了镇子上张老三羊

肉泡馍馆门口。

张老三羊肉泡馍馆就在镇街口，店前搭着块布蓬，布蓬下的一口黑铁锅天刚亮就开始煮羊肉了。满街道飘着股新鲜的爨香味。少年每天清晨上学时都会狠狠吸一口气，那浓烈、腥香的羊肉泡馍味能勾起他肚子上的馋虫。

煮羊肉的铁锅旁，半人高的长案板上架着切羊肉的砧板，旁边是煮泡馍的炒锅以及盛在碗里的葱、姜、香菜之类的佐料，张老三穿着身前襟发黑的白工作服，戴着顶白帽子，拎着把长铁勺，嘿嘿笑着和过往的行人打着招呼。

一瞅见姨父，张老三老远就嘿嘿嘿打起招呼：“秦老师，今天家里有喜事，怎还有空来镇上？”

一听少年要吃羊肉泡馍，张老三就乐了。他上上下下打量着姨父和少年一阵后问：“家里摆着高桌子低板凳待客，怎么还要吃我的羊肉泡？”姨父赶忙发给他一支烟，朝他递个眼色后，张老三就叼着烟开始忙活开了。

姨父对张老三说：“给娃多放些肉。”张老三笑着说：“那是那是。”这时镇上的人都已经吃过饭了，羊肉泡馍馆里冷冷清清的。少年闻到一股股羊肉泡的

## 清 涧 河

麝香味不断从门口飘进来，好闻得能将他的心飘浮起来。这是他整整一年来头一回吃羊肉泡馍呢！

少年在镇子上上学时，一直都是在家里吃饭的。放学后他骑着自行车回到家只需不到二十分钟时间。偶尔碰上雨天时，他常常在街道的小吃摊上吃碟面皮，或是在街道的面馆里吃一碗扯面。有时班上的好朋友会邀请他一起吃碗羊肉泡馍，少年总是装作不在意地说：“你们吃吧，我可不喜欢闻羊肉泡那股腥膻味。”其实他心里是害怕花钱。他知道母亲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他必须一点一点地省着花！

父亲过世后，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肩上。初夏收种的季节，母亲带着他顶着烈日在麦田里割麦，麦子收割完毕后，又马不停蹄地在平地上播种玉米。母亲是个好强的人，总是担心地里的活儿会落后，所以常常在清晨他醒来之前就己割下一大片麦子。他并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起床下地的。在忙完自家地里的活儿后，母亲还会帮村里的果农疏花、授粉、套袋、采摘果实，几乎没有一天是清闲的。

秋天过去，地里的活儿逐渐减少，

少年的母亲又来到镇上打零工，无论是拉砖、和灰、打扫卫生，她都能胜任。瘦弱的母亲在工地上穿梭，仿佛有使不完的劲。立冬后，母亲的手上总会裂开一道道口子，每当风吹过，就会传来像蝎子蛰一样的疼痛。很多个夜晚，少年在睡梦中都能听到母亲手疼时发出的“吸溜吸溜”的呻吟声。少年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心想：如果我能够立刻长大该有多好。

少年望着店外，正出神地发愣，突然一声干爽的咳嗽后，姨父端着一大碗热腾腾的羊肉泡走了进来。姨父将羊肉泡放在少年面前，嘿嘿笑着说：“小文，肚子应该是饿了吧，快吃快吃！”看到少年拿起筷子后，姨父又说：“小文慢些吃，姨父在外面等着你。”少年听后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关心他。

少年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着碗里的羊肉泡馍，那特有的浓香味随着碗里升腾的水汽，萦绕在少年周围。这是他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羊肉片鲜嫩多汁，咀嚼在嘴里回味无穷，羊肉汤里的泡馍筋道有嚼劲，还有细嫩的粉丝和薄薄的豆腐块，每一口都是那么的美味。一碗

下肚，少年满足地打了个饱嗝，感觉此刻自己嘴里呼出的气息都弥漫着香气，浑身暖洋洋的。

出了店门，姨父问道：“小文，你吃饱了吗？”

少年红着脸，羞涩地点了点头。姨父付过钱后，推着摩托车带着少年向镇子外走去。到了镇外的公路上，姨父准备上车，突然手机响起。姨父掏出手机，简单地应了几声。

少年便懂事地说道：“姨父，今天家里有客人，你赶紧回去吧，我一个人能回去。”姨父赞许地看着少年，嘱咐他路上注意安全。

随后，姨父将一沓钱递给少年，说道：“这是一千块钱，你拿上它报名上学用，剩下的钱你自己买些书读。你要

好好念书，明年夏天考上县城的高中，这样我才能经常地照顾你，今后你和你妈遇到什么难处，就给我和你姨说！”

少年推辞了几次，最终还是收下了钱。姨父朝他温和地笑了笑，随后便跨上摩托车，驶离了公路。

然而，少年并没有转身朝着熟悉的小路回家。他依然站在公路边，望着姨父离去的方向。姨父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镇子东边的小树林中，最后少年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凝望着那个消失的方向，少年的眼眶里热热的，泪水涌了出来。

然而这一次，少年的心中却是暖洋洋的。

栏目责编 袁亚飞

## 陕北新村

◇李嘉懿

心静如水的日子，往事如烟上心头，细细盘点生活中的点滴变化，思绪乘着追忆的船儿游弋于时光的长河中。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抚今追昔，历历在目，体味着苦涩渐变至甜蜜的时代味道，情不自禁地感慨于陕北农村旧貌换新颜的生活变迁，不由得为生活于这样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度和幸福美好的时代而欢呼雀跃。

我的童年在陕北农村度过，在这片赖以生存的黄土地上，村民们经年累月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播撒了汗水，收获着希望，却仍然过着温饱不足、清苦平淡的艰辛生活。故乡的村庄位于素有“中国红枣之乡”美誉的清涧县东区，沉寂素然地散落于山崩圪塔岩谷沟壑间。远远望去，瓦蓝的天幕下是灰黄的主色调，在灰黄的底色上又点缀了片

片枣林绿色、桃花粉红色、梨杏苹果花白色错落相间的辅色调，村民的窑洞院落即掩映在这片灰黄色、绿色、粉红色与白色之中，显得古朴而厚重，萧索而宁静，自然又亲切，生态有野趣。趁着新世纪以来生态建设的东风，昔日裸露的黄土山岭上，栽植了大量的枣、梨、桃、杏、核桃、苹果等经济林和杨、柳、松、柏等生态林，面积呈扩展延伸之势，大地渐渐披上了绿色的新装，自然环境有了较大改观。目睹着这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心底油然而生“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逸致情怀。

独具陕北地域特色的窑洞民居，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多依山而建，位于山南水北，负阴抱阳，冬暖夏凉，或三孔一居，或五孔一院，或八九孔一线，坐北朝南者有，坐东朝西者亦有，面向不

同，参差不齐，偏正相依，星罗棋布，错落有致，令人叹为观止。

窑洞有土窑、石窑和砖窑之别。所谓“土窑”，是在土质坚固的黄土山岭上挖掘而成的纯土质窑洞。窑顶用碗口粗大的树干弯成弓状作镶嵌支撑体，窑面用拌有麦秸的黄土细泥抹一层土坯，门面处则用加工过的块式纹状石头接口；之后安装镌刻镂空花纹的木质门窗，糊贴白色窗纸，起到加固和美化的作用。所谓“石窑”和“砖窑”，就是窑体用石块或砖头垒插堆砌而成，石窑的窑面、接口和门窗与土窑无二，砖窑的窑面、接口则以砖头为材料，门窗与土窑亦无二，更为美观漂亮，更加坚固耐用。

随着国家对农村村容村貌的持续整治、改造和提升，古老的窑洞居落融入现代建筑的元素和时尚审美的因子。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窑洞畔上用砖或石料砌成花栏墙帽，窑檐加装穿廊挑石，窑檐穿廊戴帽间雕刻着寓意吉祥、蕴含传统文化的图案和文字，窑洞接口安装新门亮窗，门窗图案美观新颖，纸窗改为玻璃窗，窑内采光充沛、亮度增加。窑洞里窑顶及窑壁用灰沙抹平、白灰粉刷、白色乳胶漆喷涂，用打磨光滑平整的石材、木材等砌成锅台、炕围、炕沿，并外砌门台；土炕与窑厅之间用木阁分

隔，形成卧室与客厅的空间布局；再通水通电通暖气，安装摆放新式家具电器。院里用砖块铺平或水泥混凝土硬化，建起围墙大门，显得美观、明净、整齐、时尚，古老的窑洞建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过去，农村曾是落后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一是地处偏远，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二是思想因循守旧，行为僵化迟钝，赶不上时代的变化。这种说法过去我是赞同的，现在则持怀疑的态度。

听村里老年人讲，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道路还是崎岖、陡峭、狭窄的山路。八十年代初，村里才修建了连通乡道的屈曲盘旋的土质公路，极大地方便了山里人的生产生活，成为一条服务农村发展的重要通道。但因是土质路面，抵挡不住恶劣天气的影响。大风肆虐的天气，狂风呼啸，浮尘黄沙漫天飞舞，行走在乡间土路上，眼睛迷离，视线模糊，行走不便。尤其一场暴雨过后，路况就更加堪忧，水土流失严重，路面被冲刷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需要经常维修养护，否则村民出行就严重受阻。近十多年来，乡村道路设施得到彻底改善，土质路面逐步改建为水泥路面或沥青路面，乡村道路硬化率不断提高。家乡的公路也得以重新维修保养，

被改建为沥青路面。

站立山头，俯瞰路面，崭新而平坦，蜿蜒盘旋，气象一新，车辆与行人通行更加方便且省时省力。是啊！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这正印证了“要致富，先修路；道路通，百业兴”。

二十世纪，农村人的出行方式主要靠步行、牲畜驮运，出门劳作、赶集、走亲戚等，走的是蜿蜒山路，平坦路段极少，爬坡、下洼、蹚水、过沟构成行路的四部曲。一眼望去山山崮崮、沟沟坎坎，连绵起伏，视线始终逃不出山的阻隔，脚步永远丈量不尽山的距离。随着新世纪以来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村人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村民们陆陆续续购买了与时代接轨的新式交通工具，如摩托车、三轮车、拖拉机、货车、小轿车等。横向看，不同的交通工具代表了不同农户的生活水平；纵向看，不同阶段的交通工具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是地理位置极为闭塞、物质生活尤为匮乏、思想意识异常落后、精神生活枯燥乏味的地方。农村人向往的理想生活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他们陶醉于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述的自给自足、

悠然自得、与世无争的闲适恬淡生活，囿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思维模式，这就必然导致农村社会跟不上发展的节拍、农民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随着国家“三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新思想、新观念、新模式、新风尚、新产业、新技术、新媒介等如雨后春笋般潜滋暗长，农民的思想观念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悄然发生着转变。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好像一夜之间，新的智能媒介终端如电视、手机等在农村迅速普及，农民们拥有了新时代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借此掌握到丰富翔实的政策精神、信息资讯、致富方法。在党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引下，农民们充分享受产业、就业、创业、财税、金融、智力、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激发自身潜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或寻找商机外出创业打拼、勇做商海泛舟的弄潮儿，或自力更生在家发展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农村百废俱兴、百业待举，群策群力发展传统种植养殖业、现代农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生态旅游业、综合服务业等，农民的头脑活了、信息通了、路子宽了、钱袋鼓了，争先恐后地奔向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成为新时代发家致富的主力军。

旧时，村里共用一口水井，井子位

于二里外山脚下水沟崖岩处，用块状石头垒砌成井房。水源源于岩层缝隙处，清澈甘冽，涓涓流淌，不舍昼夜。农户居住分散，取水主要靠人力肩挑或牲畜驮拉，取水一次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吃水甚是不便。如今，大部分农村实施了安全饮水工程，自来水进入寻常农户家，实现了户户通。农村电力事业发展更加迅速，彻底改变了农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与应用，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与普及，电的用途更趋广泛而多样，人们用电来取暖、抽水、烧水、做饭以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农村生存条件恶劣、劳动生产效率较低、家庭人口多等因素，靠天吃饭现状难以扭转困境。农村人的生活仍然很艰苦，吃穿用度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农村人的饭碗里，常见的食物有杂粮饭、高粱饭、玉米馍、山野菜等，光景较差的也吃窝窝头，白面和带荤的饭食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农民们身上穿的是打着补丁、色调单一的“混搭风”衣服，大多是在外的亲戚朋友接济的，经常是父母穿了孩子穿，老大穿了老二穿，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穿破穿烂了缝缝补补继续穿。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

三年”，旧衣服是绝对舍不得丢掉的。

据父亲讲，他在西区某镇读书期间，同班同学大部分都是农家子弟，家庭经济拮据，家里节衣缩食供他们上学，经常饱一顿、饥一顿，就如《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在原西中学读书期间孙少平的生活状况。父亲还讲，每次放假，都要从近百公里的学校徒步回家，由于食不果腹，长距离行走，体力透支，竟然在下雪天倒在离村子不远的山坡上，苏醒过来的父亲抓着白雪吃了几口，才有了走路的力气。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逐步解放，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吃穿用度愈加丰富和考究起来。市场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人们穿着时尚的服饰，享受着过去逢年过节才能品尝的白面、大米、馒头、炒菜、肉品等饭食，而且花样翻新。物质生活提高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更多追求。业余时间，人们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或踏着和谐悦耳的音乐节拍跳起广场舞，或打太极拳，或在乐器伴奏下唱陕北民歌、哼清涧道情，或邀约家人、朋友去电影院观看影视大片；或一起外出旅游，享受着新时代丰富充

实的幸福生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我们村小学教室为三合院式的三排十几孔窑洞，由于建成年代久远，窑顶渗水致土坯掉落，显得陈旧且简陋。学校班级齐全，每个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二十人左右，教师六至七人，公办教师一至两人，其余均为民办教师。由于地处农村，教育设施几乎为空白，所以学生们上体育课就是跑跑步，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这些体育器材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学校更未开设实验课。取暖主要靠火炉，烟熏火燎，既不卫生，也不安全。步入新时代，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子女们也随父母到城镇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村学校生源骤减，按照学校布局调整、撤点并校的政策，农村学生全部归并到所在乡镇中心小学就读。如今城乡学校基础设施齐全，面貌焕然一新。教学设施实现了现代化，供暖改为锅炉或天然气集中供暖，操场改建为塑胶草坪操场，教学场所为崭新的窑洞或新建的楼房，教室里配有磁性塑料黑板、饮水机、投影仪、电视、电脑等现代化设备，教师学历达

标率百分之百，教师队伍实现了专业化、年轻化，校园环境雅致、人文气息浓厚。

过去农村医疗设施、人员和药品器械异常紧缺，村民患病后，为了节省医疗费用，既不去治疗，也不去买药，而是死撑硬扛，迫不得已才去就医，有的因贻误良机而病入膏肓、生命垂危、撒手人寰，令人扼腕叹息。新世纪以来，国家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加快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所有农村居民均参加新型农村合疗和大病保险，农村居民入院就医除按比例报销大部分医药费外，属于大病救助范围的还可报销剩余部分医药费，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就医负担。同时，在村一级建立标准化卫生室，方便村民就近就医，为他们提供疾病咨询、健康体检、初步筛查、医疗诊断和一般治疗等基本医疗服务。不断提升各级医院医疗救治水平，确保农民“小病不出村镇，一般病不出县，大病不出省市”。

对农村往昔生活的回忆，对今朝现实生活的体悟，不由得将两者加以联系对照，自然清晰地勾勒出今昔生活的发展变化轨迹。

## 包袱之美

◇王馨



从朋友处得到一套心仪已久的好书，宣纸线装本，半个世纪前出版。

放久了的宣纸越发柔软轻薄，捧在手中感觉娇嫩脆弱，翻阅时便十分小心，需端端正正坐在书案前，沐手恭读，颇有些仪式感。

要查阅其中内容时，会用另外一套普通印刷的版本，平时，这套书就放在书柜里，做收藏了。

即使是收在书柜中，也隐隐地担心着，常会在不经意抬头间，找寻书柜最上面一排靠左那个角落。

担心灰尘，担心取旁边的书时会有碰触、摩擦的损伤，总之，一颗心没有完全放下来。

某天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何不用棉布的包袱把书包起来存放？可以防损、防尘且防潮。

于是，特地找到一块靛青底色上描着细白波浪纹的棉布，先将布对折、裁剪成等边的四方形，再把四个边分别折回半分的边，用细白线一针一针收实了毛边，一块最简单的包袱就做好了。

把包袱平铺于书案上，线装书一套六本码整齐了，摞在包袱中间，四个角依次折回中心，最后一个角用别针别好，一个方方正正、严严实实的包袱就包好了，青色的底，白色的花纹，古朴，庄重。

放在书架上，安静美好，心里也终于踏实了。

突然想到做包袱，也是有缘由的，世上原没有无缘无故的事。

我的母亲喜欢做包袱，也喜欢用包袱。

母亲不会做什么针线活，她是“学生出身”，又去了学校教书，不只不会

女红，唱歌跳舞什么的通通不会，一辈子喜欢的是读书写字。但母亲会使用缝纫机。那个年代，家里有一台标准牌缝纫机，主妇自然得掌握这门技能。

母亲可以用这台缝纫机缝制别人裁剪好的简单的衣服。

她自己独立的创作，应该就是包袱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棉布是凭票供应的紧缺物资，母亲缝制了很多包袱，原材料大多是装过面粉的口袋布。这种口袋布是一种较薄的本色布，清洗几遍之后，手感柔软细致，也有人用来缝制贴身小衫。把拆开的口袋放进大锅用靛青颜料煮过之后，会变幻出一种深灰蓝色，像刻意做旧了似的，很朴素，有一点点书生意味。母亲就用这样经过染色的口袋布来缝制她的包袱。

母亲的衣柜里，整整齐齐、一个摞一个码放着大大的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袱，里面是一家人四季的衣服，还有换季存放的被褥。

老家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女儿出嫁要陪嫁包袱。母亲便缝制了两块很大的包袱给我，布料比较讲究，深咖色的底子，大红色的花朵，其中一角是加缝了双层的，并接了一条细布带，在包袱包好之后，可以用一角的布带绕包袱缠几匝，最后把带子掖好，这样包出来的包

袱平整且不松散。

这两块包袱至今还在，干净、平整，像是刚刚裁剪好的新布。

包袱的青春，远比它的主人要持久。

现在的储物间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不再是包袱，而是方方正正带透明视窗的整理箱，整齐统一，也便于识别收在里面的衣物。

只有母亲还在继续使用包袱。

经常看到母亲一层一层揭开包袱，取出某件衣物后，很仔细地一个角又一个角折回到中间，用力包严实了，把布带紧紧缠绕两圈，然后系一个活结，包袱包好了，再把四角拽平整了，拍打一下。最后，母亲环抱着一个大包袱，转身把它放妥在衣橱的某一个位置，认真端详一番，才满意地合上衣柜门。包袱就自己妥妥帖帖地待在衣柜里了。

然后，某一天，闲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看到其中一段描述：鲁迅先生“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民国多才女，萧红是其中我最早接触并喜欢上的一个，当时教科书中提到的有限的几位女性作家中，她是唯一真切生动且才气逼人的。

这篇文章早就读过，关于“包袱”的细节，也不是第一次注意到，但却是第一次上了心，大概是因为自己刚刚亲手缝制了一个包袱吧。

萧红会画画，少年时期第一次读她的书，是老版本的《生死场》，记得书的封面就是她自己的画。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就想：将来也要写一本书，自己画封面。

她的文字也极有画面感。萧红关于包袱的描述，似乎是一幅油画，在这幅画中，一个雨天，鲁迅先生穿着长衫，腋下夹着包袱，正提着雨伞进了门。

民国的大先生如在眼前。

嗯，过去的读书人就是这样的。

细想一下，也是啊，过去是没有皮包的，那古画里的书生，不是肩挎一个两角对折成包带的包袱吗？

从各种材料的提包、挎包、拎包、背包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选择引诱着我们，使用了几千年的包袱便归隐了。

但各式各样的包包因是固定的制式，并不能自如使用。一个普通的提包、挎包或拎包可以盛六本书吗？显然不能。遇到形状不同、数量不同的物件，很多包包就局促而无用了。

可包袱不同，一块棉布，足以包罗万象。

因着所包物件的不同，随形随状，

随时变换不同的包法，简单而实用。

包书一般用最简单自然的“平包”。只需将东西放置于正方形包袱的对角线中心，将四角依次折回来，最后一角系带或结扣固定，包袱就打好了，可以收纳，可以挟腋下，可以握手中，鲁迅先生应该就是携着这样的包袱。

还有一种，先将对应的两角系紧，将物品固定，两角打一个活结，像男装领结一样。再将剩余两角宽松折回，形成一个可挎可提的包带，在角稍处打一个活结做装饰，这样的包袱外形美观，颇像长了一对翅膀的荷包。包袱大小不同，包带的长短也不同，长则挎在肩上，短则提在手中，旧时行人出门所带包袱多是这样，作用如同今天的背包或旅行箱。

还有些为特定物件发明的包法，比如香槟包。把酒瓶立放包袱中间，先将两角提起在瓶口处打出漂亮的领结，另外两角在瓶身缠绕一圈后在瓶身正中间打出同样的结，这大概是从西式的酒店礼仪中生出的吧。

而卷轴包是为书画作品或其他圆柱物件准备的。将卷轴放包袱中间，从一角开始卷起成筒状，另两角折回在筒状中间打活结，再翻折到另一面打出装饰性的活结，这样的包袱，旧式的中国文人用得得多。

我比较喜欢丝带包。把书放在包袱

的一角，先将一角折回，再折回相邻的一角，然后，将剩余两角之间的一条边平折回来，根据书的形状包好后，两角反折到另一面打出一个丝带结，这是一种女性气质的唯美的包法。

书柜里这只靛青色白细花纹的包袱，因为要置于书架的缘故，只是最简单的平包，有一种平实朴素的美。无论是棉布的质地，还是靛青与素白的颜色，都似乎是书籍的绝配。每次抬头，总会遇到它，颇有些流连忘返。

包袱还有些特殊的用途，比如这块包书用的小包袱，展开来就是一块漂亮的小方巾，出门时带着，包东西之外，可以系在颈上，绾在发上，包在头上，因花色图案的变化，或俏丽或娇媚，各个不同。大一些的包袱，就是一块大方巾，旅行时遇到天气变化，可以当披肩，当围巾，还可以系在腰间，自有万种风情。

于是开始迷上了包袱。

一旦对什么上心，总有些略略过头的感觉。很快买了些棉布回来。以靛青底色为主，配以白色波浪纹、白色回字纹、白色祥云纹、白色凤尾纹、白色鲤鱼纹等等。也有红底配白色飞鸟、黄底配红色枫叶等，各种各样。还买了大卷灰蓝色、藕荷色、洋红色净面的棉布。

不知有多少人倾心棉布的质感，总之我是。把手放在棉布上，植物纤维的

柔和温暖，会唤醒大脑中潜在的人类早期农耕文化的基因。棉线粗细不同，纺织工艺不同，手感的顺滑度和柔软度也有不同。一些带有小棉结的手工粗布，踏实且厚重，摸起来是略略的粗糙感，有一种回归的情怀。

与母亲的系布带包袱不同，我一般在一角上做线环，对称的另外一角处钉一只木头纽扣，包袱对折包好后，用线环系上木头纽扣，简单别致，也不易变形。

有时候，像母亲一样在其中一角缝上双层布，再用粗丝线绣一朵花在上面，包袱包好后，压在上面的一角处，刚刚好露出了这朵花，这个包袱就更别致一些。

想在外甥女出嫁时送她两块包袱，所以买了洋红色的棉布，是手感粗粗绵绵、厚厚实实的那种，准备加一层素白色的里子，让包袱看起来更丰满更平整一些，然后在包袱的正中心，用绿色的粗线，绣一枚四叶草，红绿搭配，艳而不俗。

包袱还没有做出来，心里已经装着一份期待中的美好和喜悦。

从开始使用包袱的那一天起，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现实中由包装带来的种种奢侈的浪费都展示在眼前。

酒、茶、食品以及其他礼品的过度包装，各种几何体的华美的盒子，纸、木、瓷、玻璃、金属等材质，烫金、描漆、

雕刻、镂空等工艺，有的还有海绵、绸缎、泡沫的里衬……全部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拆封、通通变成垃圾箱里的废品。

我是一个怜惜小物件的人。盛过食品的玻璃瓶，总要洗干净了收好，以备再用，一向节俭的母亲会在需要盛什么小调料时，上门讨要瓶子，我负责提供各种规格的干净的空瓶子，

那种看起来太精美的纸盒、木盒或铁盒，自然也不舍得扔，常常会在某个角落放置很久，但因为这些盒子通常是为了某种物件特别制作，在别处并没有合适的用途，形大且坚硬的几何体，储存起来太占空间，不得不在某次大扫除时才将它们清理出门。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浪费，不仅仅是物资方面，还有制造、环卫及垃圾处理等方面极大的人力浪费。

邻国日本至今仍较普遍地使用包袱，因为搜寻合适做包袱的布料，才了解到，日本人称包袱为“风吕敷”。当他们身着和服，再拎一只包袱时，那形象自然是很和谐的，典雅而庄重。

我们的着装早已全面西化了，不过，包袱还是可用的，比如西餐厅里着燕尾服的侍者手持一支用雪白餐巾包裹的红酒……在面对一只用心整理好的包袱

时，主人的一份体贴和慎重，是可以通过包袱质朴而舒适的触感传递过来的。

第一次，试着在送朋友礼物时，用包袱包好了送去。

看见包袱的朋友略有些惊讶，打开包袱的动作很小心，神情是郑重的，明显有一点点喜悦和期盼。

因为关心包袱的命运，便对这个过程在意起来。在一旁看着她用手指轻轻抚平包袱的皱褶，一边跟我谈论，一边把包袱折叠成一个小方块，收放在旁边。

谁会忍心遗弃一块美丽的包袱呢？离开我，它会有新的家，新的旅行。

它轻薄柔软，能屈能伸，谦逊到没有什么存在感，也不需要刻意照顾关怀。无论置身何处，不占用多少空间，即便沾染污垢，只需一杯清水荡涤。而在你想起它的时候，在你用手指轻轻打开它的时候，心底的温柔也会随之苏醒。

那一刻，包袱之美，包袱之包容，包袱之永恒的生命力，如花朵一样绽放开来。

穿越了千年风尘，从行人的肩上、书生的腋下……盛开在你的眼前，容颜如初，安静如初。

只等着，有缘的人。

## 悠悠故乡情

◇刘斌武



去年十月，惠金义老师给我寄来他的著作《老驥耕耘录》，打开书，散发着油墨芳香。其书名“老驥”一词，谐音“老记”，寓意老记者。书中自选了他的八十一篇作品，分红色记忆、多彩人生、行旅寄怀、时代华章、真情隽永、建言献策六部分共三十六万多字。主要是他退休后的创作，也有在职时间的作品，大多为事件通讯、人物通讯，还有文学作品等。在书中，我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万千气象，领略着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家国情怀。

早年间，我就知道“惠金义”这个名字。我读过他在报刊上的通讯稿和游记散文，也看过他的书，加之一些乡间的传闻，虽未见面，印象颇深。他出生在陕北清涧县李家塔镇惠家园则村，与我的老家店则沟镇相邻。认识惠金义老师，缘于我和本县几位文友收集整理清涧籍、外籍人写有关清涧题材一些作品。对此，他很是热情，也表示关切，不久就发来一些有关清涧家乡的文本和照片。尔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一九六四年，惠金义在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在新华社陕西分社任政文记者，一九八三年七月调

至新华社山西分社任记者。几十年来，他撰写了《毛主席和咱手拉手》《惊心动魄的延安南线剿匪》《沙漠变绿洲》等二百多万字的新闻通讯稿以及游记散文，涉及历史、政治、经济、乡村、科教文卫等领域，选材广泛，内容丰富，文采斐然。在他的笔下，竭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新事物、新成就、新经验，不少篇章更是成为宝贵的地方史料。

职责使然，他在记者岗位上关心群众疾苦，关注陕北家乡的变化，这也正体现了一个黄土地儿子的悠悠故乡情。

陌生人来到陕北，看到沟壑纵横、群山苍茫的黄土高原，会感叹这里一片苍凉；他看到家乡的山岭圪塔，一草一木、山间小溪，看到黄土高坡、黄土窑洞时，则是倍感亲切。他在新华社陕西分社任记者十八年，年年都去陕北采访，几乎给每个县都写过报道。建国初期，陕北农村医疗落后，尤其神木县（今神木市）农民看病治病比较特殊，全县城乡竟有一千多名巫神，迷信活动猖獗。于是县委、县政府从实际出发，六十年代初办起了一所半农半读的卫生学校。生源都来自农村，经过八个月的专业学习，学生们初步掌握了常见病防治技能。这些学生学有所得后，又回到农村当上

了赤脚医生，一边宣传，一边行医，驱逐巫神。由此，神木县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大变化，做到“农民看病小病不出村”的状态，这一壮举体现了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精神，成为新华社报道的关注点。他一进新华社，就加入了这一报道行列，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十年时间，他多次到神木采访，写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报道，全面介绍了这所特色学校的教师、学生为农民服务的精神风貌，使该校成为国家卫生部认可的一个典型事例。一九七五年六月，惠金义到定边采访，看到当地一些三十多岁的男女青年患有腰腿疼痛病，严重得腰都直不起来，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当地医生不认识这种病，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提出：疑似痹骨病，但缺乏资金，没法防治。他看到病人痛苦的表情，也很难过。于是，他便拿起手中的笔纸，很快写了一篇内部稿件呈上，马上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国家卫生部进而派来专家考察，确定为痹骨病。在此，政府扩大调查范围，发现陕北以至全省不少县也有这种病，最后将此列入陕西地方病防治序列，有了专项防治资金。经过几年的群防群治，这一地方病基本得到控制，解决了患者的疾苦，受到广泛好评。感谢他为

## 清 涧 河

群众疾苦而呼。

惠老师对他的出生地、成长地清涧县更是关注，他任记者初期就报道过两位清涧籍的劳动模范：一位是“气死牛”老英雄郝树才，一位是陕西省林业劳动模范惠思齐。他以饱满的激情详细介绍了他们为改变家乡面貌艰苦奋斗的事迹。新华社通稿刊发后，多家报纸采用。后来他工作变动，离开了陕西，却仍然牵挂着清涧。二〇一一年，他已退休多年，看到《人民日报》发布了建党九十周年的征文启事，他想到了清涧县的红色历史，应征写下《清涧传奇》一文，介绍了清涧人在红军时期支援红军东征，抗战时期支援边区建设，解放战争时期支援解放区粉碎胡宗南进攻陕北的革命斗争史，不久该文便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提高了清涧的知名度。

老惠和我是忘年交，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让我钦佩不已。相互认识后，他经常将一些好文和剪下的优秀报刊资料图片分享给我，让我受益匪浅。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清涧县取景拍摄，

央视一套播出之后，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清涧因此建起的“影视城”，再现了古城宽州的经典原貌，还有县内毛主席《沁园春·雪》诞生地高家峁、袁家沟和枣林则沟革命旧址、黄河太极湾、母亲峰、闯王寨、鱼儿峁、鬼方遗址、黄河与无定河交汇之地、王宿里民俗村，以及主人翁高加林、刘巧珍家等拍摄取景地一下子火了起来。老惠现居住在山西太原，可他还是情系家乡，在微信上给我说：“清涧县历史人文、红色景点富集，要加强文旅宣传，向外延伸。建议与相邻县一起规划几日游路线，并与省市旅游公司建立组团关系，使来清涧观光旅游者越来越多，让清涧的美名经久不衰。”

他坚持著书立说，耕耘不辍。有老同志、文学爱好者、亲戚朋友以及一些社会上的人士看过他的书后，写读后感，评语点赞。惠老师说：“只要我身体好，就会一直写下去，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真是一头老黄牛，默默奉献，始终如一，令人称赞。

## 永远的明烛

◇贺世国

《陕西工人报》的资深记者杨明洲老师笔名“明烛”，他曾任报社社委等职。在他任第二编辑室主任的那阵儿，初入茅庐的我，进入“陕工报”学习，我们有缘成了师徒。

老师为人正直，中等个儿，身体消瘦，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眼镜片外观一圈一圈的旋儿，我想老师肯定是高度近视了。

一九四五年，明烛老师出生于陕西省合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比我长十四岁。别看他身体消瘦，可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二十岁那年，他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一个瘦瘦的毛头小子，在革命圣地延安却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

的大事：运输公司汽油库发生火灾，他奋不顾身冲入火海，抢救国家财产，受伤残疾。上大学期间，他曾义务照顾对革命有功的延安孤寡老人韩大妈，经常赶到枣园村，给韩大妈挑水、劈柴，还拿出自己的粮票、油票接济老人家。毕业后离开延安，他依然不忘革命功臣，不忘给老人家寄点钱，表达自己对这位有功于革命的陕北老妈妈的爱心。

明烛老师走上工作岗位后，先后在三线飞机发动机厂、共青团陕西省委做过宣传、教育和农村工作，一九八三年调入陕西工人报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我是一九八七年由兰州军区坦克某部派往陕西工人报社学习新闻采编写作

的，恰巧遇上了明烛这位好老师。在学习生活中，他处处感染和鼓励着我，外出采访时他一般要带我出去，他说：“你们军人雷厉风行，我就喜欢这作风。”其实，他是处处在培养指点我，利用采访契机向我传授知识和门道，使我学到了许多本领。有一次，他让我和一位本报记者一同采访一位获得国家专利的盲人医生，还一起写稿子，明确指出谁的稿子合适用谁的。对此，我做了大量功课，阅读了盲人医生的全部资料，事先电话预采访了主人翁，当我们俩一块儿去实地采访时，我已经写好了初稿，让医生核实的同时继续深度采访。回到报社后，我连夜写成这篇通讯《奇迹，在这里出现》，明烛老师给我精心指导，指出问题和不足。经过他的加工编审，文章第二天排版，第三天见诸报端。现在翻开剪贴本，看到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在关中平原的兴平县，传出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内外首创的‘回DAQJ—401型便携式电动腰椎牵引接抖机’获得国家专利。它的发明人，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医生——兴平县医院按摩大夫杨秀明”。

记得那时候，身为编辑室主任的明烛老师每天上班来得最早，一进办公室他就脱了外衣，挽起双袖打扫起卫生来，当其他人来时，办公室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他风趣地说：“这样就顶锻炼身体呢。”外面下起雨，主任就会把他带的雨伞硬塞给你，防止淋雨。你有困难向他倾诉时，他总会想办法帮助解决。一天，我借住的地方因故不能再住，没有住宿就意味着只得终止学习。我正眉头紧锁，心烦意乱之时，明烛老师便让我搬来办公室住。我知道报社规定办公室的午休床是不让来客过夜的，之所以能特事特办，原来是老师向报社领导求了情。就这样，我“借榻而眠”才完成了一年的新闻学习任务。

明烛老师常说：走自己的路不媚俗，为百姓说话不畏权势，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具有的道德良知！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人，正直、刚毅、质朴、率真是他做人的基石。老师为民呼号呐喊，敢讲真话，仗义执言，他采访写作的大多是下层社会和弱势群体。节假日，他四处奔波采访环卫工人，登上西北最高楼工地采访建筑民工，下井采访煤矿工人。

二十多年来，他寻访过英雄模范，追踪过见义勇为斗士，聚焦过民工生存状况，讲述过老百姓的故事。他对损害人民群众的人和事，通过《内参》进行毫不留情地批评，对官僚主义作风给予有力的鞭笞，体现出他爱憎分明的精神本质。特别是他顶着各种压力，排除层层干扰，跟踪二十六年，完成了《发自穷乡僻壤的惊雷》系列文稿，好评如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他的大学老师说，明烛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

明烛老师带我采访过工厂工人、省劳动模范、“弄潮儿”厂长、下岗职工等，每次采访前，他都要给我讲课，讲采访从哪里入手，怎么准备采访提纲，怎么掌握提问技巧，使我一步步走向进步。在陕工报，外出采访时是记者，回到办公室后是编辑。有一次我编辑了一篇稿子，有一句话没用标点符号，出现了毛病，并已经出版发行。对此我懊恼极了，向明烛老师检讨。他语重心长地说：“谁都一样，不可能不出问题，但要吸取教训，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知道我在周末孤寂无聊，就启发思路，引导

我采访鲜活的社会新闻，还带我去他家吃饭，“贡献”了他不少休息时间。

学习完返回部队后，我在新闻报道岗位上取得了较大成绩，那年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稿件三十五件，荣立了三等功一次。转业后，我被分配到县广播电视台工作，也做了记者、编辑。愧疚的是，往返西安多次，我却都因为自觉没给老师争光，而没有去看望过老师。过了很长时间，我专门去了陕西工人报社一趟，拜访明烛老师和其他同仁，老师还是那么消瘦，还是那么废寝忘食地工作。外面天气有些冷，他要脱下他的马甲给我穿，还要硬留我吃饭。同仁们说明烛老师经常惦记着我，常打探我的消息。我得知后一时无语，深感愧对尊敬的老师。两年后的二〇〇二年，我去西安办公事时特地与明烛老师相约见面，在宾馆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一起合影拍照，他还送给我一本自己的书——《明烛诗草》。就在完成此稿时，老师给我发来了他保留的二十多年前我在陕西工人报社工作时的记录，几月几号去哪里采访、某日报纸上刊发我的什么作品……我深为老师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 清 涧 河

点赞。

弹指一挥间，而今的恩师已是七十九岁的蹒跚老人了。从一首《易名歌吟》得知，其家乡人文及谱牒文化，竟成为他耄耋十年笔耕的新“绿洲”。不求丹青追太史，只图谱牒铭先贤。合阳县报刊去年连载明烛老师厚积薄发的万言修续家族谱感悟文稿，此文在故里广受热读热评之后，民俗专家史耀增先

生最近又以此诗意为题，在《陕西老年健康报》做了热情推介。读之不禁使人感慨万千：我的恩师他真是文如其人，其文如人啊……

老而不休，笔耕不止，赤子情深，披肝沥胆。老师如他的笔名“明烛”一样，永远明亮地照耀着别人，培养了一茬茬新闻新人及故里人文新秀。

学生衷心祝愿老师：笔健寿添！



# 文字记忆

◇王森刚

每当夜幕降临，深邃的黑暗如同一块巨大的幕布，缓缓拉下，将白日里的喧嚣与忙碌一并隔绝。幽暗的灯光在这寂静的房间里洒下一片柔和的光晕，像是画家手中的调色板，将一切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无人打扰的时空，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前，敲打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心情随着耳畔响起的悠扬悦耳的音乐而波澜起伏。

这流淌的音乐之水，慢慢渗透过心灵，轻灵的音符弥漫在寂静的深夜。我的身心卧躺在独享的时空，仿佛有一把打开时光之门的钥匙，它轻轻地转动，那些尘封在内心深处的记忆之门便悄然开启。那些早已褪色的画面，如同旧时的照片，在脑海中一一浮现；那些令人怀念的颜色，像是调色盘上的斑斓，点

缀着回忆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曾经熟悉的声音和面孔，也在这宁静的夜晚，悄然回到了我的身边。

在这生活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些瞬间，它们如同璀璨的星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点缀在生活的天空。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那些充满温情的片段，成为心中永恒的宝藏。我试图用文字去挽留那些稍纵即逝的感觉，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尝试将它们定格在时间的画卷上，把心语心言烙刻成文字，沉淀在风干的记忆深处。

当我对文字的爱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一个灵魂依赖的载体时，文字便如同我的影子一般，形影不离，相伴成长。用文字来诉说内心的喜怒哀乐，让心情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飘荡。文字

## 清 涧 河

是心灵的窗户，触动着心灵的喜怒哀乐，透过它，我可以看见内心深处的真实与纯粹；文字也是一条情感的小溪，流淌着我的成长与变化，记录着我的生命与生活。

在文字的海洋里，让思绪自由飞扬。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些深深的思念，那些曾经的梦想，那些年少的追求，那些丢失的故事，那些遗忘的风景，都在文字的世界里得到了生活的五味再现。语言到达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到达。文字可以拾捡零星的记忆片段，文字可以打捞模糊的成长故事，文字可以穿越时空的挣脱束缚；文字可以追寻那些逝去的岁月，去找寻那些远去的昨日，去重

温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温馨。文字让久违的甘露穿过破碎的心田涌上心头，带来了无尽的慰藉与力量。

在文字的陪伴下，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寂静而美好的夜晚。文字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让我体验到了情感的起伏跌宕。它是灵魂的寄托与慰藉，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个寂静的夜晚，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前，细细甄别着每一个文字，它们如同我的知己一般，陪伴我度过这漫长的时光。我用真挚的情感去书写每一个句子，琢磨每一个词语，它们饱含着我心中的独白与倾诉。我追逐着曾经的梦想与回忆，用文字去编织属于我自己的梦。



## 春到笔架山

◇张文彦

打我记事起，笔架山就屹立于清涧城西边，它高大、伟岸、阳刚，俯视着整个县城！

山脚的清涧河又名秀延河，水如其名，秀美清冽，涓涓奔流注入黄河。一水如带，缠绕着县城。县城一如它怀抱中的婴儿，安详、静谧、恬然。

一山一水一城，咫尺相望，相守千年。

它出现在古人的诗词中，所谓“三山石嘴头，二水绕城流。民无三代富，清官不到头。”二十字五言绝句，和泪而作，道白着地理，也倾诉着人事。然而世移时迁，沧海桑田，时光变幻，斗转星移，地理可以相对守恒，人事早已日新月异。

甲辰初春，春光明媚，春风送暖。

心中默诵了一句“今日得宽裕”，于是电话邀集二三好友，去爬笔架山。都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但欣赏风景何尝不是检阅自己的心境。只要内心坦然闲适，何路不可行，何山不可爬。

沿笔架山南坡蜿蜒而上，新年的新意似乎就潜伏在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之中。不必说高大的松树柏树透着绿意了，就连道旁的刺槐、柠条、酸枣树等灌木类树种的枝条都泛出绿色来，争相报晓笔架山的春天来了。如今的笔架山，生态是靓丽的。笔架山生态公园从南到北，蜿蜒绵亘近十里，面积也有十多平方公里！笔架山体系中，每一个山头都有自己的主打树种，有松柏，有枣树，有桃杏，有核桃，有刺槐，有枫树，还有一些不

## 清 涧 河

知名的树种。这些树木把笔架山山体装点得四季有色、生机盎然。

清涧，看县名似乎雨量充沛、水草丰美。实则十年九旱，降雨稀少，土地裸露，生态脆弱。在这样的基础和底色上构造和描画多姿多彩的笔架山，清涧人民可谓煞费苦心。他们在构建人文上做文章，在挖掘历史上下功夫。红枣苑、石板园、采摘园无不彰显着清涧特色，陵园、纪念碑、纪念馆无不传承着清涧基因。清涧的基因是红色的，有笔架山为证。笔架山其实是一座英雄的山、红色的山，它见证了西北武装革命第一枪的清涧起义，更亲历了解放清涧战役的枪林弹雨。

翻开历史，如果说一九二七年的笔架山影像稍显模糊的话，那么一九四七年的笔架山，它是清晰可见的。作为西北野战军攻占清涧县城必须夺取的制胜高地和战略要地，它浸透了解放军指战员的鲜血，有山上的烈士纪念碑为证；胜利的荣光、战斗的激烈和战争的残酷交相辉映，令人泪目，有山上的储汉元团长墓为证。这个湖北人长眠在笔架山上，镌刻在清涧人民的心中，早已和清涧融为一体了（笔架山又名汉元山，以

示铭记）。硝烟散尽，旧堡湮灭，弹洞难觅。但漫步石阶，山风烈烈，松柏肃穆，浩气萦绕，英魂宛在。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的进步往往是以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为代价的。”诚哉斯言，在这些优秀儿女长眠的土地上，时代的变迁、事业的革新、民族的进步清晰可见。

来到山巅，极目远眺，但见山头相连，蜿蜒连绵，层林尽染书写着生态文明的篇章。回眸俯瞰，山城如画，高楼问天勾画着城市建设的蓝图。俯仰之间，恍若隔世。如今的笔架山早已走出沉重的历史，成为俯瞰清涧城乡面貌发生嬗变的重要佐证。看吧，清涧城的框架在拉大，“个子在长高”，功能在完善，有望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农村产业全覆盖，振兴在提速，三河五岸枣飘香，七乡八镇翘满山；更有寨沟遗址、辛庄遗址、鬼方都城散落其间，摘取考古桂冠，刷新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史的认知。

伫立山顶，豪情顿生，不由感慨，笔架山正在嬗变为一座新生的山、年轻的山。它，是清涧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一张靓丽名片；它，是观察清涧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一扇美丽窗口。

# 一树花开

◇刘治军

多年以前，在乡下老家，我将一颗杏核埋在了院子里。我也忘记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两年，或许是更长时间。突然有一天，院子里冒出了探头的绿芽，我开始好奇，这是一株怎样的杂草呢。后来嫩苗越长越高，约有十多厘米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它是杏树。我这才想起，这是我当年埋下的那颗杏核。

春去秋来，那棵小杏树越长越高。记得小杏树刚长出的那一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我害怕小树被冻死，从地里捡回了破旧的塑料薄膜，将小树裹得严严实实，直到第二年开春才帮小树解去塑料薄膜。春天一到，小树的长势甚是喜人，每隔三五天，我便会给小树浇一

次水。父亲一直对我在院子里栽杏树心存反感，父亲说：“院子里不宜栽杏树。”他多次想铲掉它，但都被我拦下了。

大概又过了两三年的样子，一个春天，我发现这棵个头不高的小杏树竟然有了花蕾。我兴奋极了，第一次感觉生命是如此顽强。紧接着就是开花，看着为数不多的花骨朵，我高兴地数来数去，但没等到挂果，父亲又说：“树必须移，不移就砍掉……”

后来，我和父亲一起将杏树移到了院墙外的一块坡地上，坡地向阳，每天都有充足的阳光，但是没有充足的水。父亲截了开花的分枝干，只留了一根主干，开花的树一瞬间变得光秃秃的，我

## 清 涧 河

心里难过极了，对父亲充满了怨恨。第二年开春我早早地给杏树浇上了水，没想到到了四五月份其他的杏花早已开败的时候，它竟冒出了小小的芽。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继续给它浇水。果然，没过几年，这株杏树又开花了，不一样的是树干越来越粗，枝条越来越密。每年父亲都会精心地打理枝干，还不定期地给树施肥。就这样，杏树越长越旺……

早些年，没进城之前的每年春天，我都能看到一树的杏花，从吐蕾到一树花开，点点滴滴都在我的眼皮底下，也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之美、季节之美。心情不好的时候，学习累的时候，我常常躺在杏树下看天空，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而今，一家人定居城里，沿街的花树各种各样，姿态万千，却怎么也抵不

过乡下的那棵杏树。有时遇到了烦心的事，想一个人静静的时候，也总找不到一个好去处。每每这个时候，我便会想起乡下的那棵老杏树，想起那满树繁花的样子。

春去春又来，周末带着家人一起回乡，远远地便看见那株杏树开了一树花，那扑鼻的花香，远远便能闻到。走近一看，蝴蝶飞舞，蜜蜂私语，好一派春天的景象，遗憾的是树下杂草丛生。于是一家人齐动员，清理了树下的杂草，然后一起坐在杏树下，听我讲起了过去的事……

时间宛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春天了。望着乡间的老屋子和一树花开，那惆怅如丝丝缕缕的细线便绕在心头，越绕越密。

## 回忆父亲（外一篇）

◇王爱林

三年前的那个冬天，西风凛冽，天寒地冻，一向身体硬朗的父亲突然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从此，历历往事，总让人无尽追忆。

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当了一辈子农民，种了一辈子田，“毫不起眼”就是他的人生写照。

我的童年正赶上吞糠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生活的艰难让日子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父亲和气，母亲严厉，“严母慈父”让我有了自觉幸福的童年。印象中，每当我做错事或者在外面闯下祸端时，母亲会训我，父亲则是像母鸡护小鸡那般地护着我。从记事起父亲就没打过我，哪怕只是一巴掌，甚至责骂也很少有过的。

在那些难以果腹的拮据日子里，家里的早饭一般是用少许米和菜搅和在一起熬成的杂拌粥，除此之外，母亲还会另外做一份用纯黄米做成的粥，那是给我的。相比之下，我的饭是非常金贵的。逢年过节，家里偶尔能吃一顿肉，这总能让我兴奋好几天；饭时，父亲总是抢着啃连刀子也刮不下多少肉的骨头，他老说骨头好吃。回味往事，那是父亲想让我们这些孩子吃肉时能心安理得呐。

那个年头，地里收成的好坏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家里的微薄收入得勒紧裤腰带省着花。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养了一只小羊羔，出工时带着镰刀和绳子，回家路上还要捎带着给羊打草。日复一日，父亲硬是把羊儿喂大了。腊月来了，

年关也近了，逢年过节正是农家最需要钱的时候，父亲杀了羊，自家留下一件羊肉过年用，其余三件羊肉让我和他一起背到县城里去卖。

当时还没有农贸市场，十字街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段，聚集在这里的人也最多，一来二去自然成了做买卖的场所。父亲内向且嘴拙，又不好意思高声叫卖，羊肉摆好后干脆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好几拨人过来看羊肉，但不是嫌瘦就是说贵，父亲也不讨价还价，他就坚持自己认准的价。很快到了中午，我的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叫开了，街边小吃摊上飘过来的香味让我不停地咽口水，但是我已经懂了，知道羊肉没卖出去父亲兜里没钱……父亲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表面上什么也不说，心里肯定比我还着急。只一会儿的工夫，羊肉就被父亲低价卖出去了。父亲数钱的时候，我心里已乐开了花。拿到钱之后，父亲眯着眼睛思谋了半天，最后拿出一角五分钱在小摊上给我买了一碗粉汤。粉汤才端上来就被我狼吞虎咽地吃开了，粉汤油汤辣水，还有星星点点的肉末，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粉汤了。父亲只是看着我吃，却并没有给自己也买一

碗，他只是坐在一边看着我吃完。

这个世界上，勤劳可以创造财富，而且勤劳本身就是一笔财富。父亲这一辈子别无长技，他的勤劳却是有目共睹。他的汗水和勤劳，也是我们一家能够熬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法宝。

父亲虽然身体瘦弱，却是家里的顶梁柱，几乎家里的所有重体力活都被他扛了起来。围磨、推碾、掏猪圈这些活儿都是行家里手。特别是碾米，如果遇上队里牲畜忙不过来，就要自己动手推巨大的石碾。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一圈又一圈，一会儿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父亲脸上的皱纹成了汗水流淌的通道，横七竖八地淌满了脸庞，但他从没说过一个“累”字。

父亲也是田里的一把好手，除了队里分的自留地，还见缝插针地把一些偏远处的荒地开垦出来精耕细作，和他稳妥的性子一样，父亲侍弄庄稼仔细认真，锄草、浇地各种程序一丝不苟，一样不漏。但往往有付出不一定有回报，遇到墒情不好，一年的辛苦就白搭了。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们生产队因为靠近县城，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年都会打发一部分人去城里淘

厕所，然后把粪挑回来，这样一举两得，城里的厕所不需要雇人清理，队里的田地也有了上好的肥料。担粪的活儿又脏又累，尽管挣的工分多，大多数人却都纷纷避之。父亲主动承揽了这个营生，成了村里的专职担粪工。从县城挑着一担沉甸甸的粪回来，肩膀压出了血泡，慢慢褪了皮长出老茧，可父亲任劳任怨，从不叫苦。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一直到驴拉的粪车淘汰了挑粪的担子，他转而又成了赶着粪车拉粪行列的一员，拉粪没担粪累，但臭气熏人的情形变本加厉。有时遇到上坡或者路面不平，父亲还要和驴一起拉粪车，直到包产到户后，父亲才最终告别了这个活儿。

父亲一生节俭，在自己身上丝毫舍不得破费，因而保证了家里从来没有断过炊。父亲的这种简朴作风，一直影响着。直到今天，我们家里的日子虽然富裕了，但父亲的言传身教仍让我在生活上不敢奢华和浪费。俭以养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成了我一直以来坚持的座右铭。

在我稍大些时，本家四叔一个人住一孔窑洞，当时县城的集市很红火，庙

沟门、新民、孤山一带的乡民常常赶着牛车来县城赶集，路途遥远，当天赶不回去就得留宿一晚。父亲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那些需要住宿的人和四叔住一起，自己帮他们做饭，这样既有店钱又有工钱。父亲一下子成了村里的能人，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有一次，父亲给住宿的人做肉吃，他在切肉时不小心把一小块肉掉落到炉灰里，一时找不到，又担心弄脏的肉遭食客埋怨，就没再找。等客人离开后，他把炉灰一点一点扒拉开，费尽辛苦找到那块肉。扒拉出来的那块肉，被母亲清洗得干干净净，可他们始终没舍得吃，说要留到过年用。

父亲的烟瘾很厉害，但他是家里的“甩手掌柜”，不管钱。平时卖菜得来的钱，大部分被他给了母亲，只私自留下一点点用来买烟。他经常买廉价的劣质纸烟，一般只抽宁夏产的“羊群”牌，一盒九分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办的企业刚步入正轨就决定出资十三万元，以父亲的名义在高石崖学校设立“王七锁教学奖励基金”，用来帮助那些家庭贫苦上不起学的孩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连

一盒好烟都舍不得抽的父亲，对我的举动非常赞成。十三万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父亲却认为捐资助学——值。

父亲的一生善举无数，他的善良也一直影响着我，从最初的捐资助学到后来的修桥建庙，让我在公益和慈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并且义无反顾。

父亲的一生，在平常中见其伟岸，在普通中成其不凡。

### 怀念母亲

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母亲离开的第十个年头了。光阴辗转，渐行渐远，却总也走不出对母亲的深深怀念。

我的老家在临近县城的高石崖镇高石崖一村，父亲是普通的农民，勤劳善良，朴实厚道，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从那些吞糠咽菜的日子一步步走过来，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让一家人填饱肚子。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愿望在当时来说遥不可及。

母亲作为家庭主妇，精明强干，是家里的主心骨。母亲一生没有读过书，但她身上有着那种沉着、内敛的素养，想得多、站得高、看得远，精打细算过

日子，常被左邻右舍称道。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母亲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沉甸甸的生计重任。遇到棘手事情时，母亲处理得妥当有分寸。管束孩子也严厉有加，“慈父严母”我从小就深有体会。母亲在我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冀，希望我们出人头地，改变贫寒家庭的面貌。感谢母亲，如果没有她的严格教育，就没有现在能在商海中打拼出一席之地的我。

母亲十三岁时，以童养媳的身份嫁给父亲，虽然年龄小，但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一过门就操持用度，打理家务，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重负。随着年龄增长，家里都离不开母亲的安排，里里外外，大小事情，都要她拿主意。特殊的生活环境，不同的人生经历，母亲为人厚道，邻里相处融洽，亲戚往来频繁，家庭虽穷却很受亲友尊重。

生活很难，母亲面对艰难的法宝除了凡事精打细算提前安排外，还有勤劳和节俭，这两点在母亲那里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日子艰苦，母亲更辛苦。平时也下地耕种劳动，回家做饭洗衣，喂猪养鸡，晚上还要做针线营生，一年四季没有闲

空。一家六七口人，不仅吃饭是问题，穿衣也难以继，衣服鞋袜全凭母亲的一双手来打理。夜里我们酣然入梦，母亲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补补缝缝，穿针走线。她时不时将针头在头发间划几下，接着用力把针穿过鞋底，再使劲拔出来，线绳穿过针眼的“刺溜”声萦绕在耳边，一直让我着迷，常常像催眠曲一样相伴入睡。那时那地，母亲像剪影，又如雕塑，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那拈针捏线的动作，那慈祥和蔼的神态，还有眉宇间的温情与怜爱，都如一尊圣母像般镀满了光彩。

经年累月地熬夜和操劳，使母亲的眼睛患了炎症，经常泪流不止。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她就用一块手绢蘸着盐水擦拭眼睛，她坚决不去医院，舍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盐水滴入眼里，针扎一般的疼痛，眼泪成串成串地流下来，母亲硬是咬着牙坚持着，默默地忍受着……

母亲过日子“抠”，这是出了名的，她恨不得一分钱掰成几半花，一碗米做出几餐饭。所以，即使日子再难熬，我家也从来没断过炊。生活的压力和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母亲身体虚弱，生育的第

一胎没能保住，远在包头的舅舅通过邮局寄来定坤丹，这是一种很贵重的保胎药，小地方买不到，一般人也买不起。收到药后，母亲却舍不得用，她偷偷地把药卖了。母亲将卖药的钱，换成了家里的柴米油盐。母亲的“抠”只是对自己而言，对于比她更穷苦的人，她又给予大方和同情。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举家逃荒。经常有灾民和乞丐会上门，母亲来者不拒，或多或少都会施舍食物，从不让人空手离开。母亲的这种悲悯情怀，一直影响着我，使我在经商办企之余，不忘投身于慈善和公益事业，这也算是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另一种回报吧！我想，母亲在九泉之下倘若有知，她一定会感到欣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母亲却能做出杏仁稀饭，有着满满的年味儿。她将杏核敲开，取出杏仁，放到凉水盆里浸泡，捞出来晾干后再炒熟，像磨豆腐一样把熟杏仁磨成糊，把杏仁糊舀在碗里，放外面冻成冰坨，这就是做杏仁稀饭的最佳食材。整个腊月到正月，一家人就能吃着香喷喷的杏仁稀饭。母亲做的杏仁稀饭黏滑、喷香，稀稠适中，回味悠长，是我这

## 清 涧 河

辈子忘不了的美食。

时光荏苒，随着我们渐渐长大，特别是我兴办企业以后，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起来，温饱解决了，慢慢富足了。苦尽甘来，母亲仍然改不了她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她经常告诫我们，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要铺张浪费，她的口头禅就是“浪费就是造孽”。我曾多次想带母亲去外面走走看看，都被母亲婉言拒绝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我和妹妹哄骗八十岁的母亲去保德县医院检查身体，才把蒙在鼓里的母亲哄上车到了北京。我们陪母亲在北京饭店吃了大餐，去全聚德吃了烤鸭，在顺峰酒店品尝了海鲜，

还陪她去了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纪念馆。北京之行总算让母亲逛了一回大地方，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母亲开心的样子，我始终难忘。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辰时，西风凛冽，天寒地冻，母亲在我的怀里溘然长逝。高尔基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一位平凡普通的女性，她的善良、勤劳和付出，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如今，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在世的点点滴滴却依然历历在目。思念，萦绕在儿女们的心头。

## 一双布鞋

◇李妍

开学第一课，我在上课的过程中，无意间看到一位同学穿着一双红色的鞋。这是一双红色布鞋，千层底的鞋底，灯芯绒的鞋面。这是我小时候穿过的样式！虽然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但那些尘封在我心底的记忆，突然间全部涌现了出来。

那是一双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鞋，它陪伴我走过了漫长的小学 and 初中时光。那是母亲手工做的鞋。母亲每年都要做鞋，一家人的鞋子全部都要母亲亲手制作。农忙的时候，母亲是没有空闲做鞋子的。等到冬闲时，母亲会找一个晴朗的中午，拿出一年积攒的碎布头，用糨糊粘成一大块布，贴在墙上，在太

阳下晒成硬硬的一张，这就是鞋底的原材料；然后要剪鞋样，纳鞋底，制鞋帮，上鞋面，数十道工序依次进行。其制作工艺细致而繁杂，纳千层底既是一项技术活儿，也是一个体力活儿。经过几天的忙碌，一双布鞋就做好了。母亲拿着布鞋，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母亲不知道的是，她眼中的满意“作品”却让我深恶痛绝。

我对母亲手工做的布鞋爱不起来，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这双鞋不好，也不是它不舒服，而是初中的同学们虽然大部分来自农村，但很多家长还是愿意花点钱给孩子买一双小摊上的

胶鞋，类似于现在的帆布鞋。那个时候，能穿那样一双买来的胶鞋，那是很让人满足的一件事。

岁月匆匆，我在校园里度过初中、高中和大学时光，而后又参加工作。多年过去了，我似乎已经忘记了穿千层底布鞋的感受。今天在课堂上又看到了这样一双手工纳制的步鞋，我的心里突然感慨万千。看着那双布鞋，再看看其他同学脚上各种时髦的运动鞋，我觉得这双千层底布鞋应该背负着一个异常沉重的故事。

之后，我在上课的时候不由得去观察那个孩子，她总是特别安静。有时候临下课时，其他学生不由得叽叽喳喳，但是这个学生总是安安静静地低头坐着，一动不动，仿佛周围的喧闹离她很遥远。上课时，如果我们无意间有眼神交流，她也会慌忙别开眼睛，像是生怕有人注意到她。她那穿着一双布鞋的脚总是缩着，身子也是如此，像是要缩到墙里面一般。看得出来，她和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看到这个女孩，我想到了多年前的自己。我想，我们是一样的。这双鞋于她而言，可能更多的是沉重，

而不是温暖。这个孩子太安静，太卑微，太想躲起来。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关注她。

通过班主任我了解到她的家庭状况，她的父亲因病瘫痪在床，母亲早年离家出走，是年迈的奶奶给她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我想要给她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入手，怕方式不对适得其反。第一次考试后，她更加沉默了，虽然安安静静一直在学习，但成绩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其实我们都明白其中的原因：她背负得太多了，飞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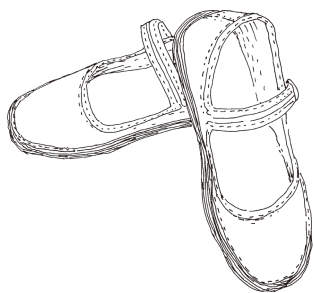
我决定找她谈谈。我提前准备了一部电影——《风雨哈佛路》，没让她回去上晚辅导，而是陪她一起看完了那部影片。看到感动的地方，我们都默默流泪。我心想，哭一哭也好，想清楚了一些事，才能轻装上阵。后来上课的时候，她虽然还是那么安静，但偶尔目光相遇，也会短暂交流。我知道时机到了。没人的时候，我把她叫到办公室，拿出在商场采购的最普通的运动鞋，对她说：这双鞋买得太小了，也退不了，放着太浪费，你试试看合不合脚，能穿了就是帮老师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第二天上课时，我留意到她穿了那双运动鞋。虽然她还是沉默寡言，但眼睛里有了更多的内容。在后面的课堂上，我总是有意地引导同学们：要整理好心情，想得多不如做得多，好好学习，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知道她一定听进去了，她学习更加刻苦，成绩也慢慢提高了，整个人也生动了起来。某天晚辅导的时候，我收到了这位同学的一张手做贺卡，看着上面真挚的祝福，我觉得整个世界突然都明媚了起来。

三尺讲台，为人师表，我们会遇到很多学生，和学生之间会发生很多故事，我们深知一个道理：祖国的花朵要用爱心去浇灌。老师的一句鼓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有可能改变孩子们的认知，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在给予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收获呢？

栏目责编 辛杰峰



## 短诗十二首

◇空也静



### 夏 夜

黑色如潮水般涌过来  
月亮是一叶小船  
从村旁玉米地里划出  
载着我  
在梦里搁浅  
蛙声  
压低了母亲的呼唤

### 远 行

从时光围剿下逃生  
思念吞噬着难熬的日子  
春风拆不掉  
月光编织的一道篱笆墙

泪水暴涨了  
一条通往故乡的小河  
一叶小车载满乡愁  
独自远行

### 老 屋

糊在墙上的报纸  
模糊了一段心酸的记忆  
一片旧帘布挡不住风吹雨打  
门缝溜入的风  
翻箱倒柜  
把残留的往事抢劫一空  
梦赤身裸体  
蜷缩在冰冷的炕头  
阳光不停地敲打着门环

叫不醒  
一个沉睡的人

## 日 子

阳光从茶杯溢出  
洒了一地  
人如一台复印机  
按照设定的程序  
吐出  
一模一样的日子  
黑与白  
如同一张纸的两面

## 陀 螺

抽一下  
就转上几圈  
多像我乡下的兄弟  
被生活不停地抽打着  
满身伤痕  
却不能停下来  
喘上一口气

## 母 亲

一夜间

母亲拄一缕月光  
把消瘦的身子  
从村口挪到塬上  
石碑踮起脚尖站在梦里  
荒草代替了  
一头白发

## 清 明

乌云如一只黑色的大鸟  
从夜晚飞出  
雨落故乡  
泪水冲垮思念的堤坝  
沿着山间小路  
奔腾着  
一个又一个浪  
打翻了  
跌跌撞撞的身影

## 过 客

最小的花  
心里也装着一个春天  
那些并不起眼的草  
也会一年一年  
生长着  
这个世界本属于花花草草

## 清 涧 河

我们只是过客  
生命最终会被它们  
夺走

## 活 着

总想活出一个人样  
不再随波逐流  
光着脚丫在人间疯跑  
眼瞅着  
黄土已埋过半截  
却一事无成  
被日子越掏越空的身子  
逃不过  
时光一路追杀

## 夜 晚

风骑着摩托车  
把往事快递到床头  
月光轻轻地  
打开  
乡音从牛皮纸信封里掉落  
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动不动地  
坐在梦中

## 七 月

太阳仿佛一只大鸟  
收起飞累的翅膀  
害羞的夜  
伸手拉住帘布  
灯盏点燃一堆往事  
梦掏出积攒多年的盘缠  
跟着一片月光  
返回故乡  
在一棵桃树下  
等待  
错过的缘

## 黄 昏

落日一转身  
躲在远山的背后  
一阵风  
掐断枝头几声鸟鸣  
雨水一遍一遍搓洗着  
越走越远的背影  
夜撑一把油纸伞  
站在雨巷  
街灯点燃一个  
又一个梦

## 清涧山水册页上的词语（组诗）

◇方 向

### 黄河太极湾

不得不相信，有一种神秘力量  
叫大气磅礴，叫浑然天成，叫叹为观止  
不得不敬佩，一条河  
有如此神奇的创造力、想象力、凝聚力

不得不惊叹，太极湾里依水生长的事物  
都懂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博大精深

鱼背上那些不停眺望 不停思索的  
名词、动词、形容词  
是不是我眼中的  
慧者、仁者、聆听沧桑的抵达者

黄绿相间，动静相宜，一阳一阴  
在360度大转弯里，成为陕晋最美

一只苍鹰前来问道  
我目睹了它飞过黄河太极湾时  
留下的一块青天，一河苍茫  
一幅滔滔不绝的清涧写生

### 高家洼塬

雪停了，坚定八十三年真理的闪亮春词  
踏雪归来  
眼前，依然是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依然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依然有气吞山河的一首《沁园春·雪》

## 清 涧 河

随着他的挥毫疾书，北国风光呼之即出

我找到了第二首《沁园春·雪》

与黄河站在一起

与二十二万捧着江山如此多娇的

清涧儿女站在一起

与我的无限感慨站在一起

天晴了

那么多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那么多坚守忠诚、忠贞、忠心的红色耕种人

都将成为雪后返青

春风吹又生

### 路遥纪念馆

他走过的路

他走在雪里，走在雨里

走在高原灵魂与草木灵魂之间

走在风里，走在电闪雷鸣里

走在一头黄牛走过的乡间小路上

他用草写春天芽

用石头写春天的变幻指数

用大地的苦难，写大地的每一次春暖

用困难的日子，写漫长的人生

用漫长的人生

写黄土高原一次次走失和苏醒的人

四十二年，他演过许多角色

演到自己的贫困与平凡时

清涧县普降大雪

我第一次站在他的雪堆上

看一棵麦子返青，看一头老牛

拉着板结多年的王家堡

从一个越洗越模糊的清晨

走向越来越陡峭的黄昏

今天一千多平方米的平凡世界

我先长出悲凉，再长出斟满悲凉的杯子

### 袁家沟毛泽东旧居

我读到了一盏灯

我还读到一盏灯的艰辛历程

井冈的、茅坪的、遵义的、延安的

穿过十二省白山黑水的那盏光明

就在我的眼前，认认真真亮着

它向西眺望着

光芒一点点延伸到黄河岸、太行山、晋冀豫  
灯下，寻找春天入口的一代伟人  
一边吸烟，一边用笔勾勒出  
东征路线和万众一心

在袁家沟的某些夜  
幸福长出了柔软的根须  
我轻轻靠过去  
光芒一层层穿透我的骨骼、血脉、初心  
冰凉的黄河水，从我湿漉漉的眼眶里流过

### 清涧大地上那一枚枚红枣

山亮了，水亮了，心亮了  
村庄亮了，日子亮了  
整个黄土高原亮了  
穿行于闪亮的清涧秋天  
幸福亮了，获得亮了，平安亮了，骄傲亮了

我喜欢那些富有朴素色彩的红光照过来  
汇成诗海、词海、歌海、爱海  
喜欢一朵朵红色小浪花  
追着我跑了一山又一山

我没有停下来  
这来自清涧深处的红色赞礼  
由南向北拉开一场美与诗的相互融入  
丰收亮了  
二十二万写到甜蜜生活的关键词亮了  
我亮了，捧着一颗初心的清涧真善美亮了  
背后，相依为命的万家灯火亮了

许多梯子伸向星火灿烂的星空  
一场浩浩荡荡的采撷开始了  
秋风中，一枚枚红色心动亮了  
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亮了

## 黑金的抒情（外四首）

◇ 张晓润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当一个人，从嘴里吐出火舌和闪电  
当火舌与闪电，劈开骑着黑骏马的浆岩  
那黑金般的抒情，从此不再为  
一个人独有。它是民族的  
也是心灵的。是坚韧而又隐忍的  
这是石头叩问滴水下落的方式，这是  
车辙迎向险峭，行进的勇力  
隧道可能装满，黑色的珍珠  
隧道必定运出，光明的前途  
而关于一支笔的陈列和战斗，足够让  
沉默不语的纸张，痛哭然后潮湿

### 五月，这劳动者的唤醒和纪念

宽州，曾因奋斗者而闪闪发光

漫步影视城，时间在此静止不动  
只有人物与剧幕，带来白帆般的漂流  
站在人生之路，感受石头撞击玻璃  
感受风暴拉扯衣角。当手持鲜花的来客  
在碑身前长久停顿，当很多人  
重新陷入巨大的寂静，五月  
这劳动者的唤醒和纪念，为一个离开  
又不曾离开的人，蓄满光辉的枣花

### 悲伤或永生

在清涧，《沁园春·雪》是一场  
宏大的叙事，但更有无数场思想的雪  
打在了路遥小镇的肩上。那些  
下了又下的雪，落在每一位到访者的心口  
那些下了又下的雪，站成了钢铁的雪城

但循着雪肌的人，她在一本大书里  
读到人生和意志。她在百分百地相信  
五月的小镇，青草里有恰逢的温玉  
而五月的输入，更像是一场光点的图录  
在清涧，路遥小镇始终是有声书里  
锥形的力量，它催开土地的事物  
像犁铧般嵌入波心，带来悲伤或永生

### 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陕北，低处的人生很容易复活  
在陕北，大写的男人很容易坐空  
坐空的男人，它首先让出了身体  
坐空的男人，它随后给出了启示  
他在春天凝视深渊啊，草籽为此  
而结出绳索。他在灯下收紧双指啊  
蔷薇与猛虎，纷纷站立或倒地  
在陕北，在回不去的故乡  
没有更好的掌力，可以抓住一个人  
翻滚的命运：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 在青石上圆舞

石板敲响的小巷，丁香花和油纸伞  
是肤浅的。因为在清涧这个小城  
有关路遥的对话，始终是沉重的  
这里躺着同站着的路遥，早已把人生之路  
旋成了低沉的圆舞。因为要昂首向前  
他习惯了弯腰和躬背。因为要逐光而行  
他认领了狭路和至暗。在这里  
高声的谈论会被风声淹没。在这里  
消极的度日会被无情甩鞭。一个人  
他站成碑身，一个人他种下檀香和枕木  
是不是一个人的体内，藏有太多的火苗  
才有了通红的脸庞和胸膛。是不是  
一个人黄金的内心，需要风雪  
一再地吹送和锻打，才会光芒万丈

## 宽州之子（外二首）

◇石云霞

把目光举高  
推开全秦要塞之门  
把心贴向  
一座钟灵毓秀的文化古城  
走近你

把目光举高  
我在追溯秦地鸿儒的足迹  
追溯你留下的浓墨重彩  
感受你遗存的不屈风骨

我把目光举高  
远望你在寒苦的北方  
在人生道路上  
在平凡的世界里

用生命铸就的辉煌

把目光举高  
敬仰的夸父竖成一座丰碑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  
温暖的人间烟火

### 束手无策

陪在父亲病榻前  
看他坐卧不宁  
身体不停地摇晃  
摇晃着度过无眠的深夜  
窗外灯火阑珊

似欲迷盖人间疾痛  
但显得苍白无力  
病友的咳嗽恶喘  
泄露了人世的悲苦

每一个不堪撕扯的生命  
我在寂夜苍茫里无语  
在病痛面前  
两手空空的穷人

扭头望向长空  
满眸泪花 独自饮痛  
悲悯世间里死亡  
束手无策

## 雨幕里的黄昏

风雨飘摇的黄昏  
惊雷压低整座城池

一人一伞一段路  
洒下一地思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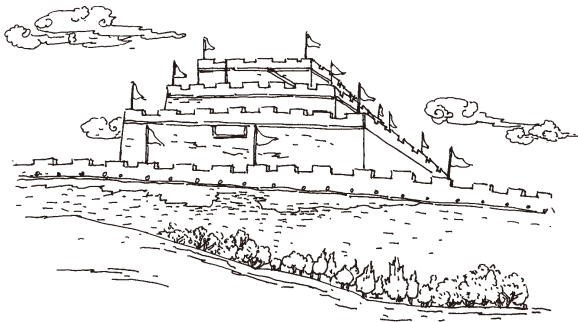
独自走在长街  
远望草木次第凋落  
唯有夕颜无惧秋雨微寒  
在季节的尽头 怒放生命  
填补着脚下的空白

这满眼的秋色呐  
终将败给寒雪流霜  
终将化作火焰抑或尘埃  
心里一怔 拉紧衣袖

叫卖声由近到远  
混杂在风雨中  
湿漉漉的金黄里  
雨幕下多了一个孤独的身影  
几缕寒烟

## 故乡，在包容我们（组诗）

◇ 杨 岸



### 镇北台

放慢脚步

这里的石头会鼓足肌肤

有一群赶着马车的人

在迎接守家护国的将士

他们的目光里

已有一条河流在澎湃

有心去收藏这里的一砖一瓦

它们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珍贵

四百多年了

依然怀抱着大漠的辽阔

与城无争

清点过的战场

不会随我登高望远

只有被阳光熟悉的身影

才会越来越像

一枚朝代的印章……

### 守夜人

找个充足的理由

让黑夜里的那束光

来安慰，一路受伤的灵魂

望着或远或近的背影

只能做出一系列假设

她，依然是我梦中

最美的形象

赶夜路的人  
心存一份幸福  
把一颗星星  
守护成一轮明月  
高高地  
升起在故乡

## 在故乡

月光多想躺在我的掌心里  
似曾相识

我知道故乡的一草一木  
都有足够的理由  
让我把它们幸福的语言  
推进泥土

渴望有风从庄稼地里  
留下熟悉的指纹  
一次又一次地召唤  
证明我在故乡  
活得像一粒高粱种子  
每年有一次  
扎根的机会……

## 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

看到窑洞  
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日子  
在炊烟下推开  
双扇扇木门

老窑的门锁已锈  
我只能在杂草丛生的院落里  
开始整理一次次牵挂  
我不知该如何去安放  
自己的灵魂  
希望有一场大雾  
可包容我内心的亏欠

祈盼有一天  
我能躺在故乡的指纹里  
去接受一种抚摸  
说出我  
和故乡的名字……

## 仰望，夜空中的星辰大海（外四首）

◇高洋斌

夜晚，静静地躺在草坪上  
听，蟋蟀弹奏琵琶的声音

凝视夜空，星星眨巴着眼睛  
镶嵌在浩瀚的宇宙中  
诉说，远古的故事

我幻想着，划着一叶扁舟  
荡起双桨，在银河中来回穿梭  
沉醉其中，融为一体

忘却，一切烦恼和疲惫  
守着一颗轻轻安放的心  
仰望，夜空中的星辰大海

### 回忆，在哭泣的阁楼

尘封往事的阁楼，独自一人

守候岁月的钟声敲响  
思绪，潮水般涌来

那些，欢笑与泪水  
夹杂着逝去的青春与梦想  
赶在此时，反复放映  
一颗焦躁的心，痛苦不堪

阁楼的窗户，透过微弱的光  
照亮心中的黑暗角落  
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此刻，渐渐苏醒

### 门前流水，一去不复返

门前，流水潺潺  
载不动如烟往事，一去不返

年少的梦想与欢笑  
是否，还留在心间  
岁月的痕迹，如同繁星  
闪烁在记忆的天空

你我，在时光中不断前行  
只在彼此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 我等你，在故园的桃树下

岁月流转，情愫如初  
粉色的桃花瓣飘落，如雪  
潮水般的回忆，涌上心头

那座古老的园圃，是你我约定之地  
等在，桃花盛开的季节  
我在此，守候你的归来

春风轻拂着我的脸庞  
花瓣，落在我的肩头  
闭上眼，感受着你的气息  
仿佛，你从未离开

时光悄然流逝，思念愈发深沉

每一片花瓣，都是我的情书  
寄向远方的你，无论雨疏风骤

### 花开日，你的足迹在哪里

春天来了，花儿绽放  
色彩斑斓，如诗如画  
而你的足迹，却不知道在哪里

那盛开的花朵，是你的微笑  
我在花海中徘徊，回忆着你的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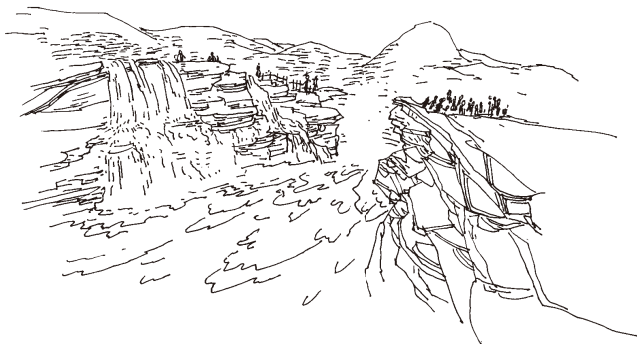
花开的日子，期待着你的归来  
你的足迹，是否已踏上归程  
或许，你在另一个世界

风吹过，花瓣飘落  
我拾起一片，感受着你的气息  
将它，珍藏在心底

无论你在何处，我都会等待  
等待你的归来，与我一同  
欣赏这花开的美丽……  
永不褪色，永不凋零

## 守望黄河（组诗）

◇绿 雪



### 不眠的陕北民歌

沉淀，再沉淀

构建牢不可破的版图

一个又一个绵延的岁月符号

一层又一层坚挺的记忆密码

仿佛甲骨的工序，镌刻汉字的横竖撇捺

开启春天的崭新篇章

背负两千米的海拔，踽踽独行

浇灌五千年的脊梁，刚直不阿

寻找无定河、延河、黄河

寻找苞谷、牧鞭、红绸布腰带

寻找治愈贫寒的风雪

寻找生命里蕴含的黑煤——

陕北汉子，宛若耸立云端的山岭

点燃窑洞亘古未泯的灯火

扛起黄土高原上流转不息的民歌

把陕北的粗犷、雄浑，唱给星空听

### 黄河岸边的颂歌

轻盈的雪花，千里迢迢

将冬天的景象，或者稼穡的倒影

搬运到陕北榆林的印家门口

生怕吵醒梦中安眠的窑洞、枣树  
 和高原上其他的动植物  
 以舞蹈的飘逸、烂漫的形式  
 为佳县粗糙黯沉的坡梁  
 敷上一张增白抗皱的面膜

秋收入仓的高粱、玉米，尚未入寐  
 春天，便迫不及待地  
 拨响了甜言蜜语的电话  
 催促雪花用极寒，孵化生命的种子  
 哺育世间万物久违的爱情

三月的阳光，伸出暖融融的玉手  
 慢慢祛除——  
 滞留在佳县脸上的暗斑、死皮……  
 仿佛祭出了一种神秘的投胎法术  
 迎接大地返青的磅礴气势

## 香炉寺

香炉寺无字的歌声，青烟替它唱了千年

唱拂晓，唱黄昏，唱人世悲欢离合  
 唱得黎明悄悄爬上佳芦山梢头  
 再唱文化里的钟声，钟声里的篆刻……

仿佛独守黄河，仿佛独守己心  
 瞭望远方雁字方阵，分分合合的楔形  
 搁浅在陕北的寥廓画廊里……

时间流淌的图腾，不老且无眠  
 黄河水弹奏清澈的古弦  
 下游的艸公，摆渡沧桑的残垣垛口

当香炉寺拉着幽静的纤，走进寂寞深处  
 当月色为涅槃夜夜泪目——  
 潺潺的木鱼声，跳进黄河的骨子里  
 扳动命运的砺石，把高高的头颅  
 磕到流水的脚踝边

敬虔的倒影，被河水反复搓洗  
 那些尘埃，那些污渍，那些积垢……  
 溅起的潮汐，宛若香炉寺救赎的念词  
 那般干净而缠绵，奥邃而延宕

## 塞上柳（外二首）

◇肖 峰

风吹不走  
冬日的苍凉  
雪飘不走  
扎地的根须

像哨兵  
坚守着阵地  
像长城  
沐浴着风雨  
  
一棵棵老柳  
像留守的老人  
站立在田野  
等待春天

其实也没必要担忧  
它的命运  
一树的枯荣  
正好走在春天的路上

### 故乡

风清月明的时候  
故乡在梦里  
所有的一切  
在返璞归真  
  
你是哪里人  
哪里就有你的故乡  
风物不动

山水是一张褪了色的照片

你在时间里飘移

目光牵挂着远方

故乡的泥土

蕴涵着人生清纯的味道

想记着故乡的美景

不必在梦里追寻

只要你的脚踏进那一块土地

所有的故事都会复活

## 山脉

一块精美的石头

像一座大山

耸立在眼前

山脉起伏

高原的沟壑

纵横交错

人类的灵魂

繁衍生息

这是谁的镜头

还是谁的水墨

将自然之美

浓缩在石头之上

我们站在时空的一端

品鉴山脉的祥瑞之气

一首现代的谣曲

仿佛正在大山里回荡



## 李晓光的诗（四首）

◇ 李晓光

### 归乡

雪花静静地落在院外

风一次又一次把门

关上又打开

游子 还没到家

已经有了敲门声

回不去的往事

被雪摁在身下

故乡冷 日子也冷

回乡的余额

只有心中的那一丝暖

电话 视频 网络

这些镶嵌在故乡的新事物

窥不见故乡原封不动的美

而雪一次次落在旧坟老屋上

多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打开了内心

### 麻雀小

清晨

一群山上的麻雀

说着方言

那么高

太小了

像是生活中的一个顿号

再多几点仍可忽略

高过村庄的麻雀

飞进庄户人的屋檐  
还是那么小

多大的谎言啊  
一只只麻雀  
给人心长上了翅膀

## 故乡老

风是陈年的风  
那些在门前 在墙头  
风干了的往事  
只有回乡的人  
才能拾起

秋风走白  
那挂在墙上老得发黄  
嵌着几块补丁的旧衣服  
越来越有黄金般的重量  
成了恋乡人身体里的毛孔

那么多人回乡了  
那么多人就像一堆火焰  
一年年把黄土大塬  
走空  
那么多人在合写一个人

## 高铁晚点

从一端回到另一端  
一场雪  
让高铁成了失信人  
晚点三小时  
我和一场陈年旧风不期而遇

那么多守信的人  
在一场雪中  
被一个失信的人  
带向归途

不断放慢脚步的高铁  
消融在玻璃上的雪花  
多像  
一种亲情在挽留另一种亲情

许多人还没回家  
许多雪花还没落下来  
许多人  
从一个天空匆忙落向另一个天空

## 走进王家堡

◇杨海信

四月的脚步走得很快  
苍茫的陕北沐浴着阳光  
笔架山，袁家沟，太极湾  
清涧，翘望你，春暖花开  
我想念着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身上所洋溢的英雄气概  
足以让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在自己灵魂深处翻江倒海  
  
我像一只燕子乘着风一路向北  
黄土高原敞开了博大的胸怀  
为了一个含苞欲放的愿望  
我含着泪水轻轻地走来  
向往着这一个小小的山村  
王家堡啊，你给了我永远的期待

每一块发芽的泥土  
每一片游弋的云彩  
每一个亲近的身影  
每一处醒目的路牌  
王家堡，我向你走来  
  
走进这一个小小的山村  
每一孔窑洞都如此温暖  
每一个故事都如此感人  
你的经历啊像牛一样勤奋执着  
你的文字像土地一样厚实豪迈  
路遥，在你的故居门前  
我沿着你的足迹久久地徘徊  
匆匆走完了四十二年  
但你的人生装进了人们心里

悄然离开了三十二年  
但你的作品印刻着一个时代  
苦难磨难锻造了你的故土深情  
深沉的爱恋种入了平凡的世界  
  
我以一个“粉丝”的身份  
表达发自心底的崇拜  
捧一束鲜花  
点燃一支黄果树树枝  
激动的心潮溢出

一杯酒来敬你  
  
再一次回望，残阳如血  
面对你倔强而挺立的雕像  
我以一棵枣树坚定的姿态  
含着泪，向你深深地表白  
路遥，你以独特的精神  
证明了生命永恒的存在  
再望你一眼，亲爱的王家堡  
清风吹过来，春暖花开

## 时光浅唱（组诗）

◇景文瑞

### 山里的月亮

山里的月亮

一定曾照过李白、杜甫

一定有所保留

是时候卸下思想武器

将手脚，身体全部交给月光

月光皎洁——

被照亮的部分闪着余光

我曾不止一次披星戴月

脚下的荆棘，黄金打造的河山

需要流血和流泪的语言之美

月光如水——

今夜，错过的都将返航

今夜，存在的都将永恒

山里的月亮

又一次抚平草木，鸟兽

又一次毫无保留

### 芒种

麦子已入镰的法眼

青果正青

炙烤在所难免，乌鸦放弃反抗

反抗是徒劳的

徒劳，何止一腔热血

何止满目秀色

还有对夏的隐忍

不如去怀念

怀念走丢的风，怀念未到场的雨

怀念去年入夏时的第一封来信

怀念过去遗留的种种

怀念——

从山中觅得一捧蓝色花束

蓝色，是醒目色

是初始，是诱惑，是希望

今日芒种，此乐从中来

## 明月

此刻，月半中天，夜很宁静

属于我的月亮，正悄然升起

追逐，裸露，释放，还原

像白花花的银子

消耗着生命原有的厚度

像夜空中的一瓢清泉

滋润着每个干枯的喉腔

像迟到的歌者

发出只有夜晚才懂得的妙音

我不止一次从梦中惊醒

双眼噙满了未知的泪水

## 黄昏

许多黄昏包裹着我

我像孩子，故乡的孩子

我偷偷地学着发声

在夕阳将沉未沉之时

在倦鸟回归未归之途

我像个孩子，不谙世事的孩子

我想躲在尘世之外

尘世一如既往地纠缠

苛责于我。看来我是逃不掉的

只有选择在黄昏抉择

选择在黄昏下委曲求全

让黄昏更浓厚的色彩包裹我

一层，两层——直至黑夜

## 晚霞

我将写尽一天中最快乐的事

将成片的晚霞留给你做嫁妆

你可以选择嫁妆的质地和颜色

新娘是你，天空请留给我

我也想对过去尽情怀念

对着昨日抱憾离去的晚霞倾诉

## 清 涧 河

你尽可能去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牵着一只会说话的宠物，一路高歌

我也想让明天留在画里  
可流动的晚霞拒绝说不  
一个人的未来不能被限制  
它不仅包括幻想、使命，还有淡淡的忧伤

当我写下这些，黑夜即刻吞并晚霞  
还有新娘，孩子，未来  
以及淡淡忧伤的故事

### 山村夏夜

没有风刮过的夜晚  
山村出奇的宁静  
那些暗处的蛙鸣  
是不请自来的乐队  
一声狗吠

将村庄引入短暂的合唱高潮  
喜欢在夜里数星子，看月亮  
星子一闪一闪，月亮无比较洁

那些快活的日子，像童年的笛声  
像燃烧的艾草四散开来  
像牧牛者的铃铛响彻至今

像庙会的道情唱腔一样悠远  
像萤火虫的微光越聚越亮  
我爱这样的山村夏夜  
虽然我知道它一去不返

### 夏至之后

夏至之后  
我将更多的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  
有些事就像有些人一样  
需要反复晾晒

有些人就像有些事一般  
需要反复提起

直至人和事，和阳光  
——混合，重叠，消长

直至可以去除陈旧  
直至可以收藏入山  
直至可以借秋过冬  
直至穿越时光的荒芜

夏至之后  
我将更多的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

## 回乡感悟

◇马玲玲

强劲的沙风

装扮出山川的容颜

倔强的沙柳

舞动出沙土的故园

我的村庄

一个情牵梦念的地方

我的故乡

一个亲情守护的恋土

我的乡亲

一群黄土高原的子民

在母亲的菜园

茄子豆角西红柿

侍弄着她的孩子们

在父亲的地头

玉米洋芋向阳花

翻耕着生活的明天

沙蒿野草生生不息

无定河从村庄旁悄悄流过

沙崂沟梁连绵起伏

响水堡在岁月之歌无声掠过

村庄卧落闲散恬静

波罗古堡诉说着烟云般的故事

天蓝地绿白云悠悠

长城断墙守候着广袤的毛乌素

羊群绕着家园

划着年轮

黄牛踏过四季

耕种期望

乡亲们的勤劳双手

# 清 涧 河

铺就着幸福之路

喜庆的节日

召唤着春天的风雨

沸腾的村庄

舒心地扬眉吐气

空气散发着

烟火气息和乡亲笑语

节日的村庄

从春节清明到端午中秋

缀满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盛装的庙会

腰鼓打出了欢喜的节拍

在红绸绿扇里

释放着奔放的生命

那山

依然守望着天空

那水

依旧流淌在山间

那乡村

依然飘散着烟云

那乡亲

期待着节日的团聚

回家的车里

装载着满满的快乐

离乡的路上

放不下那份挂念

挥不去那份乡愁

藏在心灵的归宿

慰藉着奔波的身心

## 红尘（外二首）

◇常秀秀

是红尘  
亦是江湖  
是江湖  
怎能少了港湾  
还有你

目光站在岸上  
与远方藕断丝连  
北风是冷的  
如你仗剑行走  
等候是热的  
  
只要你来  
一杯茶的温度  
就可以了

你的影子  
落在唇边  
还有信天游飘起  
在窑洞顶上

### 躺在阳台摇椅里

躺在阳台摇椅里  
就像躺在太阳的暖床  
聆听屋檐下双燕昵语  
  
闭上眼睛迎着余晖  
你拉着我走向田野  
把喇叭花吹响

## 清 涧 河



遮不住的喜悦

触碰了大自然气息

摇椅一晃，月光让我回家

看那一座座山

被云朵擦过身体的样子

你说做我未来的堡垒

执手天涯

露珠在枝头上微笑

### 杏花依旧醉春风

几度春秋轮回

许下诺言 相思树下

听鸟语花香

徜徉杏林 弹琴歌唱

初遇的悸动

呼吸着幸福空气

你来与不来 杏花依旧醉春风

## 孩子，你慢些长（外一首）

◇王亚平

孩子，你慢些长

阳春的山花等着你去欣赏

河边的柳笛等着你来吹响

水草里的蝌蚪等着你捉迷藏

孩子，你慢些长

盛夏河湾等你顶日踩泥

闷热天际等你听风淋雨

凉风月夜等你听着蝉声入眠

孩子，你慢些长

深秋的落叶等着你去捡拾

山岭上红果黄梨等你摘采

山野大地等着你尽情奔跑

孩子，你慢些长

纷飞的雪花等你来跳舞

沉睡的冰河等你来叫醒

堆起的雪人等你去打扮

童年的时光里

藏着无尽的趣事

孩子，慢些长

当你长大些

作业围堵了你的四季

切断童年的无忧无虑

当你长大了

生活的巨浪冲击着你

顾不上停也来不及等

当你长大了

也会尝到复杂的人生滋味

也要经历生活的磨炼锤打

孩子，慢些长

珍惜无忧的时光

没有柴米油盐

## 清 涧 河

没有鸡毛蒜皮  
我羡慕你的年纪  
你的快乐里  
映照着我逝去的童年  
和褪色的记忆

孩子，莫着急  
当你长大了  
命运的鞭子  
会把你这颗陀螺  
抽打得无法停息和喘气  
孩子，莫着急  
岁月的年轮  
一直向前  
孩子，慢些长  
快乐度过你的童年

### 奇怪得不得了

明明知道，就是做不到  
知道熬夜伤身不好  
又是一个通宵  
知道活着不能沦陷于搞笑的视频  
生活不能沉迷于舒适消遣  
通讯工具却成了  
一刻不能离手的日常需要  
明明知道，就是做不到

知道读书学习重要  
转身却和朋友们一起逍遥  
自己都做不到  
却要求孩子们努力做到  
言行自相矛盾  
内心挣扎纠结

明明知道，就是做不到  
知道锻炼身体重要  
却赖在床上  
裹起被子睡大觉  
沉溺于眼前的安逸  
鲜活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耗  
重复的日子如一潭死水  
沉寂中透着无趣

日月交替  
斗转星移  
划一叶扁舟  
泛起些许涟漪  
给生活添点颜料  
把前进的脚步重重地画上一笔  
给生活滴点试剂  
化学反应出新的味道  
人生本应五味杂陈  
打破牢笼走出去  
走出舒适区  
迎接狂风暴雨

# 小城

◇张伟伟

小城很老很老  
斜靠在半山腰  
北街东街南门构成的街道  
石板巷、府厅巷、马家巷……

错落有致地排列  
依山而建的窑洞  
散落在山地两侧  
厚重的石台阶  
斑驳的旧宅院  
精美木雕的牌匾  
砖砌的古朴大门  
诉说着家族曾经的兴盛  
和耕读传家的历史

小城很小很小  
交织的三条公交线  
延伸了小城的经络  
茁壮着小城的躯体  
在蜿蜒河流的两岸  
拔地而起的楼房  
布满河道狭长的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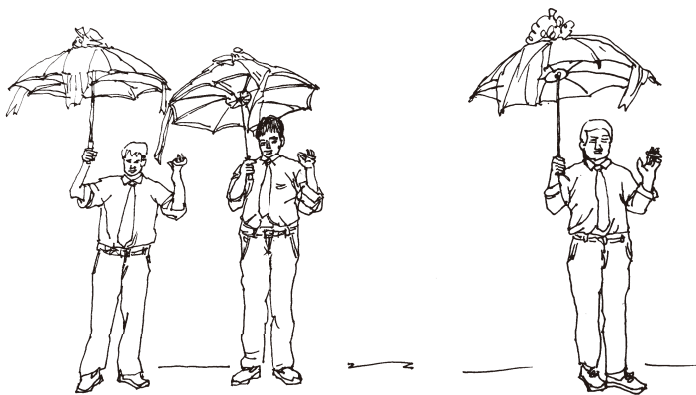
北伸南扩  
开辟着新的版图  
跳动着发展的脉搏

小城的人很熟  
走在小城的街头小巷  
邻里邻居，亲朋好友  
出门一路熟人一路招呼  
数座石桥横跨秀延河两岸  
多个广场点缀在国道两旁  
沿河的石板文化长廊  
浸润着小城的新颜  
随处可见的煎饼店  
舌尖上的美食  
热情招待南来北往的客人  
夹杂丝弦声的非遗道情  
钟醒楼悠扬的钟声  
久久回荡在异游子的心头

栏目责编 贺增文

## 陕北伞头秧歌的发展与艺术特点

◇曹宏信



秧歌伞头是秧歌队伍中唱秧歌的人，而伞头秧歌是秧歌伞头所唱的歌。

清涧伞头秧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清涧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它和清涧道情被人们称为清涧民间文化艺术界的“双胞胎”，目前清涧伞头秧歌被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清涧伞头秧歌来自民间，源于生活，后经广大人民群众和历代民间艺人辛勤创作并于民情和世俗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在民间更为盛行地流传着，最

终成为一项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一种传统民间娱乐风俗活动，所以人们又称它是农耕文化。今天的伞头秧歌就是原始人类劳动喜庆的再现。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伞头秧歌萌发于唐朝，成形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时期。魏晋隋唐时期，乐舞时就有一种规定“歌者不舞，舞者不歌”，目前唱与舞就是那时候的延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秧歌词“赵匡胤留下立彩门”，由此可见伞头秧歌的历史性。

那么，伞头秧歌又是如何在清涧形

成的呢？当时的清涧因贫穷落后，人们出于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崇拜神灵（当时属于一种祭祀活动），用唱歌的形式求得神灵保佑人们无灾无难，幸福平安，粮丰堆山，有吃有穿。另外，当时人们又崇拜太阳神，所以在祭祀时会举着太阳伞（有的也叫灯笼伞，目前在横山一带还继续沿用），所以人们又叫“阳歌”。

到了明初时，南方水稻之乡的人们在插秧时所唱的歌传入陕北一代，并与当地“阳歌”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伞头秧歌。这也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伞头秧歌流传的区域并不广泛，主要分布在榆林南部和延安北部的几个县及山西吕梁市沿黄两岸的几个县，所以人们又称它是“黄河文化”。这样看来，伞头秧歌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一种民间艺术。

秧歌伞头的道具很简单，就一把花伞和一个虎铮（以前还有布打子）。

秧歌伞头的伞代表着神权。随着社会的发展，伞也逐渐从太阳伞演变成蓝布伞、花布伞直至今天装饰成各种各样的秧歌伞头专用伞，真是美观秀丽，鲜艳夺目。

虎铮，有铜、铁两种。它是扁圆筒环形状，里面装有铁铊，一旦转动，虎铮便发出“铮铮”的响声，这是秧歌伞头扭秧歌的道具和指挥秧歌队伍的工具。

伞头秧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千古绝唱，非遗文化根深叶旺，唱响未来唱出辉煌。

伞头秧歌的打击乐以前有钹、镲、鼓、锣，后来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有唢呐和架子鼓等。

伞头秧歌最初是以崇拜神灵为主，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伞头秧歌从敬神功能逐渐发展到庆丰、娱乐，再后来演变成一种全民性歌与舞相结合的活动。秧歌伞头与秧歌队及乐队是“三位一体”的团队，在演唱中三者一定要相互配合默契，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演唱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闹秧歌在各个农村都普遍萌发起来，每逢新春正月，有不少村庄自发闹秧歌，并且村与村进行互送秧歌，进一步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后来，闹秧歌一时又处于低谷状态，有些村庄的人们信心高涨想乐之时，只能在本村红火一天。

大家想，没有秧歌队哪有伞头的活动之地，所以秧歌伞头一时也处于瘫痪状态。要说伞头秧歌最兴盛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和文化水平逐渐提高，闹秧歌又在每个村庄活跃起来。不光农村闹，县上也组织秧歌队进行调演、汇演等活动，秧歌伞头又活跃在秧歌队伍中，有了展示的平台。秧歌伞头发展到现在，人才辈出，灿若繁星，不可胜数。在他们当中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活动范围不光在秧歌队伍中，还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婚丧嫁娶、开张庆典、生辰满月、集会聚餐等各种场合中大显身手，施展着自己的才华。

伞头歌手真不少，个个嘴嘴实在巧，  
张口就来唱得好，听得能把人熏陶。

秧歌伞头是秧歌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秧歌队的核心。他既是领舞者又是演唱者，在每个环节中都离不开他的即兴演唱，所以说一班秧歌队的名声好与坏，秧歌伞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秧歌伞头需要在什么场合下演唱秧歌呢？在改革开放以前只有在以下这几种场合下演唱：

彩门对唱秧歌叫打彩门，也叫闹彩门、彩门比艺，用一句通俗的话讲也就是欢迎秧歌。打彩门是陕北闹秧歌中最独特的一种对歌形式，也是闹秧歌中最红火热闹、最有趣味性、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一个场面。彩门一般设三道：第一彩一般是行礼、问候、祝福及统营等方面的秧歌；第二彩一般是问答秧歌，其内容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主方伞头可以从天文地理、历史事件、中外古今、名人趣事、国家大事及地方的名优特产、古迹景点等方面进行提问编唱；第三彩一般是夸赞艺术精湛、龙腾虎跃的对方的秧歌队和文通才超、卓尔不群的秧歌伞头。在整个对唱过程双方秧歌伞头都竭尽全力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如果双方能开玩笑的话，互相之间可以逗逗乐、挑挑气，这样进一步地把闹彩门的活动推向了高潮，攀到了高峰，驶入了高速，人们称闹彩门已进入了“三高”时期，这样给观众增添了无比的欢乐性、趣味性，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欣赏力，进一步活跃了闹彩门的场面。三彩结束后，打彩门仪式就此结束。打彩门经过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形成了以下固定程序：在路途或彩门上展示有探马、顶马、日

照、月照、镰刀、斧头、虎头牌、驿丞官及劳动果实、有关实物、各行各业人物等。另外，在出发、路遇、路拜、放炮等场合下，秧歌伞头也要唱几首相符的秧歌，以示还礼。

甲：历史上曹子建七步成章

现如今你是咱伞头一将

五六秒唱一首如愿以偿

伞头界确实是能工巧匠

乙：艺术精不在于年低年高

想当年你也是风华正茂

精力盛余热旺艺术高超

唱秧歌仍然是宝刀不老

大场子表演秧歌也叫引场子，秧歌伞头在引完场子后唱几首拜年、祝福、慰问父老乡亲等方面的秧歌。

祭祀秧歌，又称谒庙秧歌（敬神秧歌），这种秧歌基本是固定的，所以秧歌伞头在唱秧歌时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能乱套免得神灵“责怪”。具体时间是秧歌伞头在进彩门前（也有的地方在进彩门后）或转起九曲到本村所在的各个庙堂中，秧歌伞头根据各个神位唱几首祈求神灵保佑人们消灾免难，四季平安，

粮丰仓满等方面的秧歌。

满把香纸神炉焚，转罢花灯送诸神，

平身磕头都动身，保佑人间常安生。

拜年秧歌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排门子（也叫转院），是给每户村民拜年的一种形式。排门子开始秧歌队在村陪官（村负责人）的带领下挨门逐户去慰问，完毕陪官告诉秧歌伞头主人家是什么职业，然后秧歌伞头根据主家的具体情况编唱几首相应的拜年、祝福、庆贺等内容的秧歌。二是沿街慰问秧歌，这种秧歌是对城镇各部门、单位和沿街各个行当的拜年，秧歌伞头唱的内容和农村排门子基本相同。

富丽堂皇居室地，草生金银地生钱，

钟鼓饌玉度日月，辈出诸侯和状元。

转九曲秧歌是指在转九曲开始秧歌队在秧歌伞头的带领下，在请神、安神、围风（点五方）、进门、九曲城内、出门、送神、祭孤魂等环境中安常习故，准而不乱一一地唱几首相符的秧歌。

善男信女把灯转，九首城里全走完，  
时来运转灭灾难，人间幸福常平安。

欢送秧歌俗称送秧歌，时间是秧歌来慰问的次日下午。此时，在村子的中心点的院子里摆好酒桌（这是礼节），双方秧歌伞头重新见面，再次用唱秧歌的形式，从吃、住、用及话友谊、叙真情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一问一答对唱秧歌：

**主：**昨晚住宿受了罪，冷窑冰炕窗子开，  
三人把块烂被盖，六个脚片都在外。  
**客：**住的房子标准间，洗澡按摩泡了脚，  
桑拿又进美容院，好似年轻十几年。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力提高，秧歌伞头的演出范围也得到大幅度扩大，目前在政策宣传、节日纪念、接宾迎客、婚丧嫁娶、开张庆典、生日满月、集会聚餐、宴席饭桌、升学参军、乔迁暖房及微信、快手、抖音网络平台等各个场合下，都离不开秧歌伞头的助兴演唱，扩大了伞头秧歌的演出市场，形成了一种全民性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伞头秧歌逐步向产

业化迈进。

在新时代的今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伞头秧歌受时代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创新。演唱的形式更加广泛，演唱的内容更加丰富，紧跟时代节奏，传播社会正能量，在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有着教育人的功能和作用。

秧歌进入新时代，育人娱乐全覆盖，  
内容丰富更精彩，促进社会发展快。  
幸福生活要过好，安全知识要记牢，  
血的教训常对照，平安就是人生宝。

秧歌伞头在组词方面，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演唱一定要用词恰当，把你所掌握的知识一定要用活，不能生搬硬套，更要文明用语体现时代节奏感，特别是政治性方面的知识更要慎重，不能乱用，在编词当中只能褒不能贬。秧歌每首多为四句（也有多句子秧歌），每句多为七字（在特殊情况也可八到十字），字数为二、二、三顿节比较固定，每句末字一定要在一个韵上。另外，夸张、比喻、比兴、形容是秧歌词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

唱秧歌与唱民歌、唱道情大大不同，唱民歌、唱道情的歌词都是固定的，之前都是学会熟练的。而唱秧歌那就大不同了，他是在什么样场合下就要唱什么内容的秧歌，也就是见什么在十秒内要编唱什么，这就都靠自己当场发挥，即兴编唱，你想这难度够多大啊！著名诗人曹谷溪曾说过：秧歌伞头就是民间的“口头诗人”“土秀才”。有句谚语“昔闻曹植七步诗，今听伞头几秒歌”。那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当一个合格的秧歌伞头呢？概括起来就是：要道德高尚，有宽宏大量的思想品质；才华横溢，有博古通今的文化知识；组词巧妙，有灵活运用敏感思路；触景生情，有即兴编唱的演唱能力；嗓音洪亮，有字正腔圆的语音艺术；语句流利，有通俗易懂的标准音韵；精神饱满，有舞姿优美的欢快情绪；神态自若，有从容不迫的心理素质；虚心求进，有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兴高采烈，有台风端正的面部表情。

在唱秧歌中跌（砍）秧歌是最大的忌讳，因为跌秧歌在民俗中特别有讲究，所以在演唱时一定要谨慎，绝对不能出现这种问题。

在开玩笑时，一定要注意场合，因为听秧歌的观众有老有小，有亲戚朋友甚至自己家人，所以在演唱时坚决不能少条失教、粗俗低下，更不能厚颜无耻、不堪入耳等词汇，一定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观众的外界影响。

无论在什么场合演出一定要专心致志，绝不能做任何小动作和出任何洋相。

那么伞头秧歌有什么价值呢？

学术价值：秧歌伞头是秧歌中的灵魂，是民族文化的亮点，是民间口头诗词的精华。唱词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示了伞头艺人的才华，表达了人民群众感人肺腑的心声。秧歌词妙语连连、脍炙人口，流传百年，与中国的古诗词一样，千古传诵，它的表演形式和旋律栩栩如生、玲珑剔透。这对汉民族舞蹈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对研究民间文化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艺术价值：伞头秧歌经千百年来的演变，既有原始性的特征，又有历代艺人从多方位的艺术创造，至今成为汉民族代表性的民间传统舞蹈。它从唱腔的原四句腔，逐步发展为多句腔和长短句腔；表演形成从敬神到庆丰、娱乐直到灯场、彩门、拜门及现在的政策宣传、

## 清 涧 河

婚丧嫁娶、庆典聚会，网络汇集等等，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民间艺术形式，并得到艺术家的认可。另外在旋律方面，从简单地唱、跳、扭、走等形式的演变，发展到目前且歌且舞的形式，部分秧歌已登大雅，流传后代，深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

精彩秧歌众人爱，精华秧歌都崇拜，  
精品秧歌烙脑海，经典秧歌传万代。

实用价值：伞头秧歌来自民间，源于生活，经广大人民群众和历代民间艺人逐渐地创作、改编并与当地的民情和世俗相结合，最终演变成具有一定地域性和全民性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并起到教育和启迪人的功能，它将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整体素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构建美好和谐安乐的人居环境、

改善人们生活水平，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协调作用。

总之，清涧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着无数喜爱伞头秧歌艺术的民间艺人。每一位伞头秧歌传承人及爱好者不仅要演唱好伞头秧歌，更重要的是还要做好对伞头秧歌的弘扬、挖掘、传承、保护等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来榆考察时对榆林的非遗保护工作作出的一系列指示、批示精神，继续高举手中的花伞砥砺前行，踔厉奋发，在伞头秧歌艺术的道路上登峰造极，百尺竿头，为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人生价值观，创辉煌的事业，圆美好的梦想，为清涧伞头秧歌的弘扬和传承奋斗自己的毕生精力。

栏目责编 贺志勤

## 承诺（道情小戏）

◇许 艳

时间：八十年代。

地点：杜海山家。

人物：李卫平，女，大学生。

杜海山，男，战斗英雄，李卫平丈夫。

【幕后伴唱：都说是金玉良缘  
月老儿搭桥牵线  
谁又知万般千转  
执手相看泪涟涟

【幕启。卫平、海山满怀惆怅上。

卫平（唱）多少委屈与辛酸

海山（唱）多少无奈与难言

卫平（唱）一纸诉状法庭见

海山（唱）就要离婚步蹒跚

卫平（唱）是怨恨是心寒

海山（唱）是歉疚是承诺

【幕后伴唱：丝丝缕缕绕心间

缕缕丝丝心头乱

【海山开门。

卫平 谁？

海山 卫平，是我。

卫平（惊喜开门）海山！你还知道回来？

海山 我回来看看你和孩子。

卫平 你还是走吧，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海山 不，卫平。

海山（唱）这个家是我无尽的牵挂

卫平（唱）你的牵挂在外面

海山（唱）日日夜夜常思念

卫平（唱）你的心早已没有了这个家

卫平 五年了，你回过几趟家？

海山 我……

卫平 五年了，你对我和孩子关心了多少？

## 清 涧 河

海山 我……

卫平 五年了，你给过家里多少钱？

海山 我……我……是，五年了，我很少回家，是你一个人任劳任怨，照顾两家老人，还独自一人拉扯着孩子；五年了，我对你和孩子关心得太少太少了；五年了，我每月虽然挣七十二块钱，可我只给你寄了六块钱。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太多，可卫平，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卫平 你的苦衷？作为军嫂，你回家少，你对我和孩子关心少，我都能理解，可我想不明白，你每月工资七十二元，只给家里寄六元钱，你的钱都哪里去了？

海山 那些钱，我真的是拿去做重要的事情了。

卫平 什么重要的事情了？难道都不能对我这个做妻子的说？

海山 我说过多少回了，这些事情涉及到一些隐私，我不能说。

卫平 好吧，既然到现在你还不愿意和我说清缘由。我们根本就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咱们还是法庭上见吧。你走，你走！（将海山推出门，关门。）

海山 不，卫平，你把门开开，我们没必要非得把事情闹到这一步。

卫平 你别忘了这一步步都是被你逼的。

（唱）自从我做了你海山妻

我一人挑着咱全家的担

为不让父母孩儿受饥寒

日里夜里我把心操烂

纵使我生活有千般难

我没对你说过半句怨言

只为你安心能把工作干

弱肩膀硬是把咱家扛

五年来我吃苦流汗为哪般

到如今换不来你半句真心言

我卫平也是女人非圣贤

不想再为这样的日子泪潸然

海山 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让你在这个家吃苦受累受委屈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卫平 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海山 不，卫平，难道你就真忍心离开这个家，离开我吗？

卫平 我……（委屈哭泣）

海山 你忘了咱俩曾经的海誓山盟了？要一起白头到老，永远不离不弃。

卫平 我……

（唱）心在犹豫情在唤

开不开门两为难

难道如此没主见

忘记疑惑藏心间

卫平 你还是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

海山 好吧，既然你那么不愿意见我，我这就走。后天一早咱们法庭见吧。

卫平 等等，你真的同意离婚？  
海山 真的。  
卫平 真心话？  
海山 真心话。  
卫平 不后悔？  
海山 不后悔。  
卫平 你走吧。  
海山 不，不，卫平，你把门打开，你把门打开。我这趟回家，就是想和你再沟通沟通。  
卫平 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咱们还是法庭上去说吧。  
海山 都怨我，没用了，没用了。（拿出项链）  
卫平 是没用了，我心中的那个大英雄已经死了。我们的爱情已经变成了过去式，一份新的爱情正在等待着你的拥抱。  
海山 卫平，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卫平 难道不是吗？越战英雄，抱得美人归。  
海山 天地良心啊，我杜海山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是爱你，爱这个家的。  
卫平 好，那我再问你一次，那些钱到底去哪了？  
海山 这——  
（唱）啊 啊 啊  
情难舍 情要断

千金承诺压心中  
说与不说两为难  
战友深情铭心间  
不说眼看家要散

海山 我，我把剩余的钱寄给了另外十一个家庭。  
卫平 （开门）另外十一个家庭？  
海山 是为了完成我五年前的一个诺言。  
卫平 诺言？这到底怎么回事？  
海山 一九七九年，越南屡次挑衅中国领土，激怒我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我是129师的一名战士。战役打响后，越军很快占领了谅山大楼。大楼里隐藏了大量的火力点，一时间大部队进攻非常缓慢，为了让大部队积极推进，我班接到上级任务，在最短时间内端掉这座大楼，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班里只有十二人，敌人在高处，我军在低处，于是在出发前，班长对着战友们说：“不管谁牺牲了，他的父母，由活下来的人帮忙赡养。”当时所有的人都赞同班长的观点。  
卫平 那后来呢？  
海山 夜色降临，随着冲锋号吹响，我们十二人向大楼发起了进攻，可两轮冲锋下来，我们班十二人仅剩三人。于是我们三人决定用生命为后续的部队开辟道路，背着

## 清 涧 河

炸药包就冲向了大楼。短短几秒钟，一声巨响，大楼被摧毁。当我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躺在后方的医院里，可和我一起冲锋的战友却全部牺牲了。（难过）

卫平 海山！

海山 就是在那次行动中，我被评为一等功，还获得了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卫平 后来你就成了人人称赞的大英雄，也就是那个时候，你成了我心中的大英雄。

海山 是啊！可我始终没敢忘记班长的话。

卫平 所以你选择把自己的工资平均分成十二份。一份寄回家，剩下的十一份全部寄给了牺牲的战友家属。

海山 是的。

卫平 这一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海山 我不能说啊，是战友的牺牲成全了我活着。我就是这十一个烈士的儿子，我不想让战友的亲人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去世了，我想让他们永远活着。

卫平 海山！

海山 这些年，让你跟着我受苦受累受

委屈了。（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知道你如果不是心里苦得要命，也不至于会提出离婚。我不祈求你能原谅我，只恳求你能理解我。

卫平 海山！

（唱）一席话，疑云散

方知他心中有苦难

恨我糊涂是非不辨

恨我糊涂与他法庭见

他的肩上有重担

他的心中有誓言

他还是我的铮铮英雄汉

他还是我爱慕的好儿男

卫平 这婚咱不离了，你还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海山 卫平！（拥抱）

【幕后唱：天上月盼月圆

人间有情是奉献

一份承诺重千斤

生死相交永不忘

恨无边，情无限

夫妻恩爱苦也甜

——落幕——

## 急诊（独幕喜剧）

◇衣 名 晓 伟

时 间：2023 年初冬。

地 点：某医院急诊值班室。

人 物：李玉兰，女，27 岁，急诊室值班护士。

方瑞敏，女，35 岁，值班医生。

马晓军，男，30 岁，解放军连长，李玉兰的对象。

司 机，男，32 岁，汽车司机。

马老伯，男，76 岁，退休工人，马晓军的爷爷。

【幕启。舞台右侧是医院急诊值班室，桌上有条不紊地放着血压计、消毒器皿之类的东西，旁边有电话机，靠墙放着一张供患者候诊坐的长椅，墙正中醒目地写着一个“静”字。侧

面有门，通内室。舞台左侧一角可见院内的花木。

【李玉兰上。

李玉兰（报幕）独幕话剧《急诊》。

（稍顿）你们说什么？我不是报幕员，是医生？不，我是护士。对，就是这儿的值班护士。噢，你们问我为什么高兴啊，这我只能悄悄地告诉你们，（掏出手机）今天我收到一条短信，这是……他从西藏发来的，离这儿远着呢。哎，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呀！（李甜蜜地看短信，电话铃声响，接电话）嗯，是急诊室，（在本上登记）王秀梅，女，三十三岁，迎宾西路铁建小区，十号楼二单元。（一边

## 清 涧 河

看短信，一边心不在焉地拨电话）喂，王师傅吗？马上出一辆救护车，去迎宾西路铁建小区四号楼二单元，接一名叫王秀梅的孕妇……嗯……好。（挂电话，继续看短信，情不自禁地哼着歌，跳着舞，陶醉在幸福的幻想中。）

【方瑞敏上。

方瑞敏 哎，天都快亮了，怎么还不拉开窗帘？

【李玉兰仍沉浸在幻想中。

方瑞敏 小李，小李，天快亮了。

李玉兰 天快亮了？方医生，咱们快下班了。

方瑞敏 （亲切地）还早呢。毛丫头，急着下班干啥呀？

李玉兰 有点事。

方瑞敏 哼，我早看出你有心事了。

李玉兰 瞧你说的，这心事还能看得出来吗？

方瑞敏 别忘了，我是医生，长了一双X光眼，能看透一个人的心脏肺腑。

李玉兰 那看来真是瞒不住你了。好吧，我告诉你，他给我来信了。

方瑞敏 （故意地）他？他是谁？

李玉兰 他……他就是他嘛。

方瑞敏 毛丫头，悄悄地谈上对象了。（关心地）人怎么样？是工人？医生？还是经理？

李玉兰 都不是，他在部队工作。

方瑞敏 军人？好。认识多久了？人帅气吗？

李玉兰 一年多了。他在西藏边防部队当连长，参加过抗洪抢险突击队，他们的英雄事迹还被《人民日报》报道过呢！

方瑞敏 嘿，我们小李真有两下，和千里之外的英雄都交上了朋友，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李玉兰 是我姑妈给介绍的。不过，还没见过面呢，我们是靠短信来往的。瞧，我怎么什么都告诉你了！

方瑞敏 哈哈，没关系，我绝对保密。他叫什么名字呀？

李玉兰 叫……我不告诉你。

方瑞敏 哎，说呀，让大姐给你参谋参谋。

李玉兰 他叫马晓军。骏马的马，军马的军。

方瑞敏 （故意取笑）噢，明白了，马晓军是骏马，骏马是马晓军。

李玉兰 你说啥呀，还大姐呢！哎，他

发来短信说今天早晨就要到了。

方瑞敏 我说你刚才怎么那么激动呢！

【急救车声响。

方瑞敏 送病人来了，你在这里准备，我去看看。

李玉兰 （看了一下表）好吧！

【片刻，方瑞敏急上。

李玉兰 病人呢？

方瑞敏 没有啊！随车医生说，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要车。

李玉兰 刚才明明有个孕妇要车的。

方瑞敏 你会不会听错了？

李玉兰 （翻阅登记本）迎宾西路铁建小区四号楼二单元，没错呀。

方瑞敏 那为什么没有接上呀？

李玉兰 也许是哪个上夜班的调皮鬼闲着没事打电话，跟我们开玩笑呢。前些年，骚扰电话还少吗？

方瑞敏 经过治理，不是好多了，不大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李玉兰 哼，难说。（方和李一起查对登记本。）

【刹车声，司机扶马老伯上。

司机 （气喘吁吁地）大夫，快，快给看看。

【方瑞敏将病人扶坐在长椅上检查。

李玉兰 （对司机）他什么地方不舒服？

司机 不知道。

李玉兰 多大年纪了？

司机 不知道。

李玉兰 哼，好孝顺的儿子，一问三不知！

司机 护士，我……

李玉兰 （埋怨地）有你这样送病人的吗？

司机 大夫……

方瑞敏 大爷，您老哪不舒服啊？

司机 他是我在迎宾西路碰上的……

李玉兰 啊，碰伤的？没有外伤，那一定是脑震荡。

司机 唉，你这个护士！什么脑震荡，是大爷昏倒在迎宾西路，我开车把他送来的。

李玉兰 迎宾西路铁路小区？对了，刚才打电话叫车的准是他。

【马老伯捶胸摆手。

方瑞敏 （对李玉兰）小李，少说两句，还是先检查一下再说吧。

【李和方将马老伯扶入内室，李玉兰急出。

李玉兰 （打电话）内科吗？把氧气瓶送一下。什么？去取？好吧。（又看了看表）

## 清 涧 河

司 机 大夫，老大爷有危险吗？

李玉兰 真是的，晚了！

司 机 晚了？我的车开得可够快的了。

李玉兰 开得越快越晚。

司 机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李玉兰 赶不上了，知道吗？

司 机 没法治了？

李玉兰 没法子了。

【李玉兰下，马老伯上。

司 机 啊！老大爷，你，唉，怎么净吓唬人呢？

马老伯 吓唬人？是够吓人的，刚才要是一口气上不来，就上西天了。

司 机 大爷，您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马老伯 唉，老毛病了，痰厥！孙子发来短信说，今天早晨到，大清早儿我就直往火车站赶，谁知刚走到大街上，刮来一阵凉风，呛得我咳嗽起来，一口痰堵在嗓子眼儿上，就喘不上气来了。唉，老了，不中用了！

【李玉兰推氧气瓶上。

李玉兰 怎么，好了？你看看，这不是净折腾人吗？我刚跑去把氧气瓶推来，你又没事了！

司 机 我说大夫同志，那也不能光盼

着病人没法救呀！

李玉兰 谁盼他没法救了？

司 机 你刚才不是说没法治了吗？

李玉兰 我……我什么时候说来着？

哼，就是因为他，把我的大事都耽误了。

司 机 同志，作为一个护士，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救死扶伤是你们的本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的？

李玉兰 大道理谁都会说。你问问，从迎宾西路铁建小区打电话的是不是他，风风火火送进急诊室的是不是他？躺了一下又起来的是不是他？他这么三折腾两折腾不要紧，可把我的事给耽误了。

马老伯 姑娘，我刚才说了，我老了，不中用了。耽误了你的事，我给你赔个不是。可话呢，我还得多说两句。干你们这一行的，可别嫌人折腾，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你瞧人家这位司机师傅，（回头一看，司机已经悄悄地走了）哎，人呢？你看人家，干了好事一声不吭地走了。

【方瑞敏上。

方瑞敏 大爷，这是您的药。

马大伯 我的药？我没说要药哇！

方瑞敏 您刚才是痰厥，气管有些发炎，服点药会好些。

马老伯 （感激地）哎，哎，好，谢谢了！

方瑞敏 （倒水递药）现在先吃两片吧。

马老伯 好，好。（接水吃药，对李玉兰）你看人家！

方瑞敏 老大爷，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电话铃响）

李玉兰 （接电话）什么？迎宾西路铁建小区？不是四号，是十号楼？

方瑞敏 我马上去派车。（下）

马老伯 姑娘，这次电话不是我打的吧？

李玉兰 大爷，您老病也好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我这儿够乱了。

马老伯 心上像长着草，那还能不乱！好，我也该上车站了。（下）

李玉兰 上车站？（想起自己接站的事）唉，去吧，你去吧！

【马晓军急上。

马晓军 大夫，能借副担架用一用吗？

李玉兰 在那边儿，自个儿拿吧！

马晓军 同志，帮帮忙，跟我抬一下。

李玉兰 真是的，越到节骨眼儿，事儿越多。我帮别人，谁帮我啊？

马晓军 您如果需要的话，我来帮忙。

【马晓军发现李玉兰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若有所思。

李玉兰 我的忙谁也帮不上，还是我来帮你吧！走吧。

【两人抬担架下，方瑞敏上。

方瑞敏 小李，小李！（李玉兰、马晓军抬病人上）

李玉兰 哎，方医生。

方瑞敏 救护车又没接来。

李玉兰 这次我可没听错呀！

方瑞敏 （指担架上的女病人）她怎么了？

马晓军 （有点不好意思）这……好像要生孩子……

李玉兰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好像，是马上就要生了，快走吧！

马晓军 等等。（脱下军大衣给病人盖上）

李玉兰 看不出来，你还真知冷知热的。

马晓军 （坦率地）亲人嘛！

李玉兰 够意思！

马晓军 什么够意思？

李玉兰 抬担架够意思。快走！

【二人抬担架下，马晓军复上，坐在椅上。

## 清 涧 河

方瑞敏 请给病人填份病历。

马晓军 我填？

方瑞敏 对。你填上她的姓名、年龄、地址。（把病历递给马晓军）

马晓军 这……

【李玉兰上。

李玉兰 方医生，产妇难产，要进行手术，张医生叫你通知血库配血，完了马上到手术室。

方瑞敏 好！（下）

马晓军 （焦急地）同志，有危险吗？

李玉兰 这难说了。嗯，不过问题不大（拿病历）你耐心等待一会儿。

马晓军 护士，我想和你打听一下。

李玉兰 不用打听了，要耐心，冷静。（下）

马晓军 （自言自语）难道人和人真长得一样的，她……

【李玉兰上。

李玉兰 同志，产妇马上要进行手术了，医生让我通知家属。

马晓军 护士，我不……

李玉兰 不什么？不动手术，孩子和大人就都完了！

马晓军 我……

李玉兰 （同情地）噢，不过你也不要紧张，做剖腹产我们医院是

蛮有把握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当然也得有思想准备，万一……

马晓军 这……我做不了主啊。

李玉兰 什么？你做不了主？怪事，你做不了主，谁做得了主？

马晓军 唉！（焦急地向外张望）怎么那位大姐还不来呢？

李玉兰 那位大姐来了，还不是得你拿主意。

马晓军 护士，你不知道。

李玉兰 （打断他）我全知道，现在是救人要紧，不能犹豫不决。

马晓军 对，救人要紧。我先去看看。（下）

李玉兰 哎，等等。这个人，刚才看他挺知冷知热的，谁知一到关键时刻就没主意了。

【司机上。

司 机 （喘气）护士……同志。

李玉兰 （不耐烦地）哎，你是不是又把那个老头送回来了？

司 机 不是老头，是爱人……

李玉兰 什么老头爱人的，乱弹琴。

司 机 唉，是这么回事，我刚到单位，同事们告诉我，说我爱人要生了，让我快点回家去。

李玉兰 那就快点回家去吧，你来这儿来干什么？

司机 回到家，邻居说已经送走了。

李玉兰 要过救护车？

司机 要过。

李玉兰 （翻阅登记本）女的，叫王秀梅，三十三岁，对不对？

司机 对，三十三岁，第一胎。

李玉兰 谁问你第几胎了，我问你车去接没有？

司机 车去接的时候，她已经出来了，是一个邻居大姐给送来的。

李玉兰 大姐送来的？没有呀，我们这儿没见到。

司机 可邻居说确实送来了。

李玉兰 （自语）王秀梅，三十三岁……都怪我，把地址给弄错了。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司机 哪个医院他们可没说清楚。

李玉兰 那我给你问问吧。（打电话）总机吗？有个叫王秀梅的产妇，不知送到哪家医院了，你帮忙给问问。对，王秀梅，产妇。

司机 （坐在长椅上又起来）护士，她确实没到这儿来？

李玉兰 没来就是没来。我一直都没离开过这儿，没有看见嘛。

司机 同志，我是说有产妇来过吗？

李玉兰 那当然有啊，刚才就有一个，可是有产妇就是你爱人吗？

司机 唉，你这叫什么话，不过，说不定就是我家那口子。

李玉兰 哈哈，你这人真是的，人家产妇的爱人刚刚还在这儿呢。

【马晓军上。

李玉兰 喏，这不是。

马晓军 （焦急地）护士同志，那位大姐还没来？

李玉兰 同志，我不是说了嘛，你用不着那么担心，这种手术一般是不会有危险的。

马晓军 要是真的出了问题，我怎么交待呀？（电话铃响）

李玉兰 （接电话）是我。什么？别的医院都没有收过叫王秀梅的产妇？（对司机）哎，听见了吗？没有！

司机 怎么，没有？那……她到哪去了呢？（对李玉兰）同志，我再到外面看看，如果我爱人来了，请你给照顾一下。

李玉兰 行。（司机下）真麻烦！

【方瑞敏上。

方瑞敏 小李，产妇家属呢？

## 清 涧 河

李玉兰 （指马晓军）这不是？

马晓军 我……我……错了……

李玉兰 算不了什么大错，以后果断点就行了。

方瑞敏 同志，她手术时出血较多，我们血库里的 A 型血都用完了。

马晓军 A 型血？巧啦，我是 A 型血，你们看。（解开上衣看）

方瑞敏 是 A 型。

马晓军 医生同志，快抽血吧。

李玉兰 嘿，真是天生的一对，血型都一样。快去给你家属输血。

马晓军 我说同志，她不是我家属。

李玉兰 你说对了，在这儿，你是她家属——病人的家属。

马晓军 唉，我不是她的家属。

李玉兰 这都啥时候了，还要什么大男子主义。你不是她家属，她是你家属，行了吧？快去，救命要紧！

马晓军 对，对，救命要紧。（下）（方瑞敏追下。）

李玉兰 （自语）真有意思，都这时候了他还争主权，（猛然想起）哎，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的？他怎么那么像马晓军呢？不会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

再说人家已经结婚了呀！

【司机上。

司 机 同志，我爱人来了！

李玉兰 在哪儿？

司 机 我邻居王大姐说，是她亲自把我爱人送到你们这儿来的。

李玉兰 是位大姐送来的？

司 机 对呀，胖胖的大姐。

李玉兰 胖胖的大姐？没见着。

司 机 怎么会没有呢？我刚打电话问过的。

李玉兰 告诉你，我根本没看见什么胖胖的还是瘦瘦的大姐。

司 机 这就怪了。

李玉兰 我看你也够怪的。（下）

【马老伯上。

马老伯 同志，真巧，又碰上你了。

司 机 我找人来了。

马老伯 找人？我也找人来了。

司 机 上这儿找人？

马老伯 唉，别提了。我赶早到车站接孙子，嘿，没接着。

司 机 人呢？

马老伯 我一估摸，准是让他女朋友接跑了。

司 机 她女朋友在这儿？

马老伯 对，在这儿，是个护士，我还

没见过面呢。顺便告诉你，我孙子可是解放军。

司机 哦，哦。

【李玉兰上。

李玉兰 大爷，是不是又喘不上气来啦？

马老伯 又是你呀？姑娘，告诉你，我这回可顺气了。我呀，接孙子来了！

李玉兰 接孙子？噢，来早了，正动手术呢！

马老伯 啊，他怎么啦？

李玉兰 难产！

马老伯 难产？我说姑娘啊，不带这么骂人的，是不是我刚才说了你几句，你不愿听，现在故意气我了？

李玉兰 谁气你了，难产就是难产嘛！

（下）

马老伯 （对司机）你听听，你听听，这叫什么话！我孙子都已经处对象了。

司机 （疑惑地）这么说那个……那个产妇不是解放军的家属？不行，我得去看看。（闯进急诊室）

【方瑞敏扶马晓军上。

方瑞敏 同志，不要紧吧？

马老伯 马驹子，你这是怎么啦？

马晓军 爷爷！（坐在椅子上）

方瑞敏 他刚抽完血，头有点晕，过一会儿就好了。

马老伯 怎么好好的要抽血？

方瑞敏 他爱人难产，动手术，要输血。

马老伯 难产？输血？马驹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马晓军 医生同志，做手术的不是我爱人。

方瑞敏 不是你爱人？那她是谁？

马晓军 我也不认识。

方瑞敏 不认识？可你说是亲人。

马晓军 是这么回事，我下了车，正往家走，半路上碰见了一位大嫂，她正扶着一位产妇上医院，我就帮助把她送到这儿来了。

方瑞敏 那位大嫂呢？

马晓军 她通知产妇的爱人去了。

方瑞敏 （深受感动）同志！真对不起，都怪我工作太马虎了。我去给你拿点药，顺便叫护士给你搞点热汤来。（下）

马老伯 马驹子，好小子，爷爷刚才差点错怪了你，以为你把爷爷给忘了，下了车就先去看对象了。闹了半天，你来当活雷锋了！

## 清 涧 河

小子，没白在部队摔打这几年，出息了，哈哈……

马晓军 爷爷，您别夸奖了。哎，您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马老伯 还说呢，还不是为了去接你。大清早跑到车站，人早走了。

马晓军 您那么大岁数了，干嘛还去接我？

马老伯 嘿嘿，爷爷想你啊！

马晓军 爷爷！

马老伯 唉，为接你，我险些丧了命。

马晓军 怎么啦？

马老伯 心急上火，早晨出门，被冷风一顶，一口痰堵住了嗓子眼儿，就倒在了大街上。

马晓军 哎呀，那还得了！

马老伯 多亏了一位司机，送我到这儿抢救。噢，对了，就是刚才那位师傅。

马晓军 他还在这儿？

马老伯 我来这儿找你，他来这儿找人，可巧又碰上了。哎，见到你对象了吗？

马晓军 刚才忙着抢救产妇，还没顾上打听。

【司机上。

司 机 解放军同志，太感谢你了，要

不是你帮忙，说不定大人孩子都完了。

马老伯 这是怎么回事？

司 机 是他把我爱人送到医院的，又输了血。

马老伯 噢，马驹子，他就是我说的那位司机同志。

马晓军 司机同志，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

【李玉兰端汤，方瑞敏拿药上。

马老伯 （对司机）这就是我的孙子，小马驹。噢，大名叫马晓军，从西藏部队回家来探亲的。

司 机 刚刚下火车？

方瑞敏 在部队是个连长？

马老伯 对，对。（李玉兰羞愧万分，端汤要往回走）

方瑞敏 小李，你看，不等接就找上门了。哎，你别走呀。（追上去拉回李玉兰）马晓军同志，你怎么不早说呢？来，我给介绍一下，这就是李玉兰同志。

马晓军 （意外地）是她？

李玉兰 （端汤送到马晓军面前，马晓军没接）我错了，我全错了！

马老伯 （对马晓军）她就是你那个对象？

马晓军 爷爷，她就是李玉兰，（对李玉兰）这是我爷爷。

李玉兰 （对马老伯）我对不起您。

马老伯 （余气未消）既然你是马晓军的对象，不是外人，那我就多唠叨几句。眼下，人们都在一个心思忙工作，咱可不能心上像长着毛毛草，燎燎烘烘，马马虎虎。尤其是干你们这行的，别让人觉得三九腊月，凉飕飕冷冰冰的。看人家这位司机师傅，再看看咱晓军。他们都是大好人，谁都爱。

李玉兰 爷爷，我懂了。（对司机）我对不起您。（对马晓军）你……  
（送汤，马仍不接）

方瑞敏 年轻人嘛，正是上进的时候，知错改错就会进步。马晓军同志，小李今天只想着去车站接你，所以影响了工作，希望你

能原谅她。来，接过姑娘的汤，尝尝，对口味不？

【马晓军接汤，喝了一口。

马晓军 挺鲜的。

马老伯 哈哈，那你就接着喝吧。

【马老伯示意，众人下，台上只有马晓军和李玉兰。

李玉兰 （不好意思地）你多喝点，这儿还有热的呢。

马晓军 好，好，可我希望你的工作态度也要像这汤一样热乎……

李玉兰 你！

【李玉兰跑下，马晓军追上。

李玉兰 哼，谁甘心落后？以后比比看，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落幕——

栏目责编 许 艳

## 路遥的“英雄梦”依然不会过时

◇蒋肖斌

在北京热闹的南锣鼓巷，拐弯进入一条小巷，有一个安静的蓬蒿剧场。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一群互不相识的年轻人聚在这个小剧场，朗读了一晚上《平凡的世界》。十月二十二日，“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与会的很多人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

很难想象，在每年出版近万部长篇小说的今天，《平凡的世界》依然高居畅销书榜首，并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还在各大高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中名列前茅。而路遥在文坛掀起的热潮，其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

在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的成名作《人生》中，路遥讲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在高中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在那个年代，高中学历在中国农村已经算高学历，而当时的城乡差异和改革环境，使高加林

这样一位知识青年的未来十分尴尬，他既融入不进城市又不甘心回村务农——这也曾是路遥的困境。

关于青年的事业出路、感情世界、精神未来，路遥在《人生》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答：高加林重新认识到土地和劳动的价值，感情挫折也使他受到教育，被狠狠绊倒后迅速爬起来，重新好好生活。在路遥的作品中，这种喷薄欲出的生命力无处不在。他们的奋斗让平凡而普通的青年看到前景和希望，这也许是路遥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叶咏梅和路遥曾是在《延河》文学杂志社的同事和朋友。她回忆，有一天，很久不见的两人在北京的电车上偶遇，相互问起近况。路遥说自己正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叶咏梅听了很感兴趣，就要来了前两部，看过之后马上推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九八八年，《平凡

的世界》开始连播，随着李野墨的声音传遍大街小巷。

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最初设想的标题是《走向大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欲望和诱惑的标题，与陕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迥然不同，路遥试图引领读者观赏更远的风景。和《人生》一样，《平凡的世界》中依然塑造了内心强大、有着强烈英雄梦的主人公。这种坚韧蓬勃的力量使高加林走出高家村，使孙少平走出双水村，也使路遥走出王家堡村成为著名作家。

陕西作家写作，一向以苦著名：柳青为写《创业史》扎在皇甫村三年；陈忠实写《白鹿原》一直蛰伏在西蒋村；路遥写《平凡的世界》，苦行僧式的写作摧毁了他的身体。

很多人了解路遥，是通过他的创作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在书中展示了他创作时那种紧张焦灼的身心状态，“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殊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

作为一个内心十分丰富的作家，路遥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对吃穿极不讲究的人。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时，他只带了一个帆布挎包，穿得十分朴素，像一个去赶集的乡下农民。他还有个特点，就

是夏天从来不穿袜子，因为有脚汗又嫌洗袜子麻烦，就每天在自来水管下冲一冲脚，省事。

在旁人看来，“茅奖”荣誉让路遥风光无限，他不仅进京参加了隆重的颁奖典礼，回到陕西后，当地又为他召开表彰大会。路遥的生活似乎应该活色生香、名利双收。事实上，他的生活依旧拮据，父母要求他给弟弟安排工作，前来拜访的记者、文学爱好者让他没有时间读书创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婚姻亮起红灯……中年人所遇到的危机和问题，路遥都在经历。

路遥自己要面对的，也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他病倒之后，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独自去了一直信仰的圣地延安，没想到刚下火车就被送进了医院，在病房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在病房里，路遥仍然雄心勃勃，还有很多写作计划，渴望病好后能写得更多……

著名作家高建群曾评价路遥的写作：即使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生”，路遥的作品依然不会过时。他的作品中所探讨的是人类永远需要思考“我想飞得更高”的问题，这是贯穿人类始终的问题，每一代青年都能在里面找到共鸣。

栏目责编 贺志勤

## 美丽的吊兰

◇白瑾萱

夏天悄悄地走来了，我书柜上的吊兰长得格外茂盛。小小的吊兰就像一位精神抖擞的战士陪伴着我的学习生活。吊兰的根特别发达，白白嫩嫩的，像一根根白萝卜；翠绿的叶子挨挨挤挤的，细长的花枝从叶子中间冒出来，显得格外突出。

吊兰的花朵雪白雪白的，一尘不染，就像天空中飘下来的雪花，又像白衣仙子，美丽极了！仔细一看，一条条花枝就像一根根长辫子，五六个花苞紧凑地挨在一起，静静地坐在一起晒太阳；有的花儿还没开，只是几个白嫩嫩的花骨朵儿，就好似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花儿开得非常可爱，花瓣儿里还隐藏着小小的像绣花针一样的花蕊，花蕊上有着金黄色的花粉，微风送来阵阵清香，真是叫人心生怜爱；也有些花已经枯萎

了，看着那些已经干枯的花朵，我心中不禁感伤。

一天睡觉前，我又去观察了一下吊兰花，发现一朵花在早晨盛开，却在夜幕降临时合上花瓣。难道它白天开累了，到了晚上也要休息吗？那它明天还会再开吗？如此奇妙的吊兰花，陪我度过每一个学习时光，宛如我的小伙伴，我的好朋友。

夏季的吊兰花，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和魅力，它们在开放时展现美丽，在闭合时散发神秘，让人感叹大自然的奥妙。就让它们静静地生长在我的书柜上，默默地陪伴着我，给予我一份清新和宁静，见证着我的成长和前行。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六年级（1）班学生

## 我毕竟走过

◇贺宇洁

王爷爷是个很奇怪的人，他不下棋，不参加其他老年人的活动，也从不去热闹的地方。每天在夕阳将要落下、天边的火烧云肆意燃烧，照得整个大地一片通红之时，他便会静静地向远方眺望。他的脸上是数不尽的沧桑，眼神却是万分坚定。

我去过王爷爷的家，家里十分简陋。那是由黄泥土和着草糊成的房子，屋顶上稀疏地盖着一些茅草。王爷爷家有一间屋子总是上着锁，我从没见过他打开过那间屋子。他只说，那里是他穷极一生所追求和守护的。王爷爷今年已有九十多岁了，头发花白，皮肤黝黑，浓密的眉毛随意地生长着，微微凹陷的

眼眶和隆起的颧骨使他在消瘦中透出几分凛冽。他的背影又高又细，好似一根烈性十足的干柴，没有一丝水分。

那天，我见他又坐在门口注视天边的时候，连坐下都是那么艰难。他盯着自己干枯的四肢，沉思了一会儿，接着便叫来了玩耍的我。他说，是时候打开那扇门了。生锈的钥匙插进干涩的锁孔，往日尘封的历史向我们飞跃而来，高大的军装伫立在那儿。走近看，上面有许多补丁，可还是有破洞。经过岁月年轮的冲刷，这件军衣却一点不失当年的气魄。这时我注意到军衣胸前别着的一枚勋章，上面刻着红色的字，是五星红旗的“红”。霞光不偏不倚地照射在勋

## 清 涧 河

章上，立马发出了耀眼的金光。

我的目光便被角落里一沓沓不起眼的信件吸引了。信纸是干瘪枯黄的，王爷爷的眼睛里似是泛起了点滴柔情。我看到，那些信件是两个人的来信和回信，一封应着一封。可是自某一天起，寄信人上就只有王爷爷的名字了。往后的信，亦是如此。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王爷爷在纷飞的战火中拿笔书写着自己的思念与志向，直至少年的青涩褪去，而他的爱人也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用一封封信件回应着。只是那声枪响之后，一切都变了。因为抗战原因，王爷爷无法回去为他的爱人下葬，这成

了他终生的伤疤。

通过交谈得知，王爷爷只有一个儿子。而他，此刻正在遥远的边疆守卫着我们的祖国，风雨无阻。他像一棵坚挺的白杨，磨折不了，迫压不倒。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抚平王爷爷心口的痛，王爷爷只是紧握我的双手，轻声说道：“我毕竟走过。”驿路梨花处处开，红色精神代代传。王爷爷终会消逝在人世，但那些年、那些人、那轮红日将永远不朽。

作者系清涧县昆山中学八年级（13）班学生

## 用青春描摹时代画卷

◇朱雨萌

红色信仰改变中国命运，青春志气挺起中国脊梁，青春情怀书写中国奇迹。青年是一个时代的化身和缩影，是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鲜活体现。青年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

几代青年，皆以梦为马，不断探索中国未来。而今天的我们，则有机会把整个世界作为想象的空间，去一展拳脚，实现抱负。我们应当不负盛世，全力以赴，用青春去描摹时代画卷。

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的情感。华罗庚，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一九四六年，他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

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富裕。当时不少人认为他不会再回中国了，但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一九五〇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热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彰显了青年毛泽东面对风云变幻的动荡时局而生发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指

## 清 涧 河

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表现的是毛泽东意气风发，敢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关注时局，关心国事，应当是每个时代有志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在祖国的庇护下，我们安逸而幸福，少年浸在骨子里的热血，眉眼间毫不掩饰的肆意，铸造了我们敢于梦想和勇于拼搏的精神。我中华少年一颗中华心始终如一且坚定——我要成为栋梁，我要成为中国的栋梁！

时代的考卷已经列出，我们的答卷正在写就。

年仅十四岁的全红婵在奥运会上跳

出了五跳三满的成绩，身为“00后”的杨倩为奥运会拿下首金，同为“00后”的孙颖莎在三次国际大赛中和泰国选手对阵六次，孙颖莎六战全胜。虽无战乱，不许我少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却有竞技需要我少年为之拼搏，展现我华夏之力，振兴我华夏之辉煌。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一代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愿以生命为火种，汇聚成燎原烈火，愿以青春为墨，描摹时代画卷。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三（4）班学生

## 探寻生命之河的璀璨

◇吕娅彤

辉煌的一生不是如波涛翻滚，而是  
平凡如河水般的流淌不息……

——题记

平凡的世界，平凡的生活，平凡的人们，只有平凡的大众才是最真切感人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从主人公孙少平和田晓霞身上所透射出的他们对人生的美好追求和向往，无不激励着每一个读者。

作者路遥把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盾，民族生活的艰辛和新一代的感情纠葛，以及黄土高原上的古朴道德风尚、生活习惯都真实而细腻地描绘出来，构成了一幅中国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画卷，表达出作者对家乡父老乡亲浓浓的情愫，同时也写出了历史进程中农村和农民所

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冰冷。我们可以平凡，但绝不可以平庸。”这是我从这本书上感受最为深刻的一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从中，我仿佛感受到了千千万万个平凡人对世界发出的呐喊，对世界发出的挑战。俗话说：平凡铸就伟大，在平凡中认清自己，这样才不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在平庸中生活。《平凡的世界》一书中的人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孙少平和孙少安。

从孙少平和孙少安身上，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那便是他们都在永不停歇地奋斗和努力。虽然两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状况不同，但在奋斗的精神上，他们二人是高度一致的。孙少安的人生似乎没有停歇的时候，从做生产队队长开始，他脑子里就总有新的想法。

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他更像是抓住了一切能抓住的机遇，敢想敢做，从拉砖的工作中他想到了开砖窑，从砖窑取得小幅的成果中他又想到了办砖厂。他好像从未满足于自己当下的成果与生活的现状，不断追求着更高更好的前景，实际上这也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孙少安的成功并不是空想或凭勇气，而是他脚踏实地用双手奋斗出来的，对于他的事业，他倾尽全力。面对砖厂的失败，他备受打击，却从未放弃过。在他的人生轨迹里，似乎没有安逸与享受，永远都在拼搏，在奋斗，在努力，在做实实在在的事，用自己的双手提高了生活质量。

而他的弟弟孙少平亦是如此，只不过他追求的更靠近精神层面，他竭尽全力摆脱农民思想上的狭隘，树立更高的精神境界。所以我们看到他辛苦工作的同时，也在坚持不懈地阅读名著报刊等，无论少平的生活环境多么恶劣，他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也需要努力地学习，去探索更好的未来。所以说，其实平凡就是洗尽铅华尘埃落定的普通。《平凡的世界》里没有跌宕起伏，没有血雨腥风，没有情意绵绵，只有平淡和质朴，但字里行间中

的感情又是那么汹涌澎湃，细细品读，我们总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无限韵味。

因此，《平凡的世界》中他们都是青年一代的典型形象，无疑是给当代人留下的精神财富，虽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作者仍然带着笔下那些有血有肉的青年形象，向每个有崇高精神的青年人发出号召：鼓起勇气去拼搏，去奋斗，用自己的汗水与泪水铸就明天的辉煌。

荀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通往成功的路注定荆棘遍布，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梦想和勇气，那他们也不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精神上的幸福。

江河万里缺一浪，则无以汇汪洋。作为青年一代的我们更要以平凡者的姿态，奔向时代汹涌的潮流。《平凡的世界》一书让我们能更好地看清自己精神的高度，深如繁星，茫茫人海之间，世间万物无不平凡。我觉得这是作者对这本书最好的阐释。

作者系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浐灞分校）学生

栏目责编 刘 婷